



嘉慶癸亥年重鐫

周孟侯先生注

南華真經影史

聖雨齋藏板



南華真經影史序

莊注無慮數十種不足論晉注尚

矣六膚滑語耳近日譚友夏詮

遇莊摠論若干置之篇尾仍不

為注且日益歎是書邪漫須注

豈非深有感於昔注之為莊累

唐序

一

與何累爾滓曠衷於河壅闡靈

笈以盜心而莊于是乎偽標風流

于興會習尤唾于他舌而莊于是

乎穉寄杳靈于竹林覓廣漠于醉

國而莊于是乎野同人道于犬馬等

忠孝于萍觸而莊于是乎荒白錯





徐而臆解事根據而育精而莊于  
是乎瞽納萬言于無為無心蔽全  
義于無餘至是而莊于是乎無而  
餒熟而洒注存而莊亡勿若注去而  
莊存之為愈乎哉昔白秀注成以  
示稽林夜林夜擲而不問已可知也

唐序

二

吾友孟侯藏書號江南第一寒  
暑愁苦不釋卷好歷名山胸中萬  
卷曾注離騷草木史文壇祝為騷  
聖頌同于粵遊暇日注莊七篇并  
秋水至樂竟笑謂予曰生平喜讀  
莊未有得也茲于海外而得之微子



之遊不及此亦成連先生移我情  
予予盟沐危坐而讀之作而歎曰是  
固周子自著之書而特借漆園而  
發之者也注云乎哉龐鴻微渺靡  
所不際庶齒所向灌莽悲化空坦  
于中見所為蹲泥割蚌者而鼎吾

唐序

三

力焉出魚重潤者而沈吾識焉髓  
髀人語者而幽吾思焉夜半日出者  
而豁吾目焉劍渡杯渡蘆渡者而  
放吾空宿浩瀚焉想捉筆時以  
漆園一篇為海水之洞湧山林之杳  
冥僥仰回顧撫膺而歎者不知悠



然幾作也是固孟侯之書與伯甘  
之琴同為天下妙乎夫靈均捐聖  
人也南華達聖人也孟侯兩涘而  
兩擅其絕一人之身而兼兩聖人  
之智而背負之而趨由是觀之孟  
侯之于晉人寧啻孺子牛而跨下

唐序

四

之已耶語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  
人不見我恨藉物化不見周注若  
起示之固當沈涵濡首正告天下  
曰萬古一書解者一人在耶周耶  
前身後身郭向輩期不奉笑  
曰是無須辨也且入竹林澆汝一

杯酒

吳興社盟弟唐元弼聖俞氏

撰并書于韓江之諭鱣樓

唐序

五



南華真經影史自序

有物焉辭其質留其蛻有<sub>二</sub>無<sub>一</sub>於斜陽淡月之下神情魂魄  
曝然欲笑而猶可邀之於旦暮  
之遇或曰此影也惜也無能壽  
之筆而與牛矢之迹野燒之痕  
同殤夫古人之書亦古人之影  
自序

也其人已滅矣已失矣而吾從  
有<sub>二</sub>無<sub>一</sub>斜陽淡月之下追其  
所為神情魂魄曝然欲笑者而  
一以誠然之筆出之使人覩之  
躍然趨抱欣然而欲與語也是  
真不欺其影者也是真善詮影  
者也昔有烈婦殉節齒劍扑地



烈婦之影宛然在地居人刻之  
削之愈刻愈著風雨之所侵凌  
牛羊之所蹂躪斜陽淡月之下  
之所吹損蝕剝而影之皎然不  
滅者自如無他精誠之至有以  
大服乎鬼神而土亦飲其誠而  
著其靈於不歇者皆代土之為

自序

二

罪者也吾髫即喜讀南華一書  
而於逍遙秋水尤深諷詠顧省  
其義茫然無畔歸而求之諸家  
而諸家之注勿善是也庶幾求  
之向郭而茫然者彌甚或曰注  
莊有五難目豆一也腹儉二也  
刻舟三也落草四也行濁而言



清五也非郭注莊乃莊注郭以  
為服誠之言乎哉猶乎烈影伏  
地土不能飲其誠而暴其形土  
則何辭丁丑之歲同聖俞唐氏  
粵遊稅駕潮之揭署有大樹焉  
曰榕其枝參天其鬚繚空十畝  
其根騎墻廣七丈有奇坦而坐

自序

以為亭級而上以為樓枕而卧  
以為北牖焚香啜茗百慮枯退  
悄乎遊廣漠而與大樗伍也杳  
乎遊于元古而與懷葛泰豆飯  
也恍乎樹篠交橫鳥踏葉落化  
為萬蝶而栩栩吾側也不知我  
之為莊與莊之為我與出所為



逍遙秋水而快讀之俛而思仰  
而噓嗒焉而若有忘又若有得  
也追其所為遺生化死是非一  
鼠肝蟲臂曝然歆笑者與目前  
之有、無、斜陽淡月者遇而  
一以筆出之顧吾筆入紙背者  
三寸而回視南華之影與筆俱

自序

四

出亦若曝然歆笑而愜乎如聞  
其太息之聲也夫解衣盤礴舐  
筆和墨是真畫者而求其繪罔  
兩之問於既滅則已難矣蘇髯  
之摹影也命童子秉燭焉于壁  
上摹所為顴耳鼻頰肥瘠凹凸  
者而委曲筆之明日起視而不



自意其蘇髯也疑其曝然而笑者從壁上出是乎非乎周子曰斯則髯不欺其筆不欺其影而有以大服乎影之心是真善畫影者也是真善詮影者也與土之著乎烈婦之影同功夫予之詮南華則何如哉或亦告無

自序

五

欺于南華之影則已矣  
歲丁丑孟秋既望樵李周拱辰  
孟侯氏時擘荔枝搥筆漫題并  
書於粵南揭之榕庵



讀南華內篇影史條例

計七篇

莊文有眼。須善讀莊文者。以慧眼對之。如以鏡照鏡。顧影欣然。離騷所云。目成是也。然欲摸着南華眼孔。大難。眼乃一篇精神注射所在。而精神注射。又非去皮覓骨。去骨覓髓之謂也。如逍遙一篇。窅然喪其天下。無所可用焉。所困苦。二語爲一篇主腦。然畢竟究所謂窅然者何物。有可用而能爲無用者。又何物。莊子不言也。不言而於無有句字處。若遠若近。若含若吐。魂魄盤礴其中。驀然踏着。正如阿那律。它索其雙眼。

南華條例

一

雙眼俱盲。而有一點。爍破大千。忽然相遇。不知其乃在半頭也。正須自具隻眼。乃可相視而笑。不則經不遮眼。眼乃遮經。卽臨去秋波。枉向東風拋失去矣。讀莊文者。當作是觀。

莊文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若拘牽附會。反成鈍置。卽如逍遙一篇。鯤鵬脩各幾千里。繫牛若垂天之雲。往見四子。四子畢竟何人。此物之不可解也。立而天下治。凝神而年穀熟。此理之不可解者也。湯問棘卽前北冥有魚一段。詞語重複。且文氣似亦可省。此文之不可解者也。邵康節稱陸象山。天地自相依附。語爲



見道。朱晦翁言天外須有殼。且曰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似曾親見天殼乎。此皆不得其由。強爲之說者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而乃妄論六合之外。楊用脩目莊子爲異端之正論。目康節晦翁爲吾儒之異端。洵哉善讀莊者。以可解者存之。而以不可解者聽於其際。與其數。不論不議之旨。南華并以讀書之訣贈人矣。

譚友夏云。閱莊尋妙。寧晦勿宣。寧誤勿鑿。寧斷弗紉。吾謂讀莊則可以注莊。亦未然。今夫珠藏重淵。亟應洗發其光。而晦之可乎。穿鑿不可也。選玉人攻玉。而仍

南華條例

二

錮之石乎。紛絲難紉也。有法焉。斬一攫而亂者。治。接鳳膠而亂者。亦治。顧置之弗理乎。惜無大學問。大超悟人。獨出手眼。開闢耳。孟侯先生夙習元宗。神理淹貫。成見在胸。如剖竹鐸。應不留刃。且洗珠琢玉。繩貫絲連。復無線迹斧痕之病。其分疏句字。有數段太嫌詳贍處。然以詔生盲。不妨婆心也。先生曾注離騷。文壇奉爲騷聖。是注成。識者應稱莊聖。一山鬼撩人。一笑吟痛惜。一老宿登座。一一捫掌血痕。於衣被詞壇。同一絕雲也。

南華一書。仙之上真。禪之散聖。談義詮玄。每踞最上義。



天性海淵。微莫朕政。如百尺紅珊瑚。非得龍伯國人。操鐵網求之。便不知底裏所在。晉人注莊。只將無爲。自然無餘。至足數語。銅盡一部全經。舌輕手滑。段段如然。更無別理。別思。標新領異。且判句分疏。復多紕繆。鳥以一音自歡。彼固自謂已足矣。而不知其陋也。孟侯先生。騎雲捫斗。舌吐萬里。其開扇鑿祕。政如鄧艾。裹氊入陰。平奇情險思。皆前賢尋味所不及。而筆舌顯了。復如獅子遊行灌莽。氣息所向。荆棘皆開。悉成夷坦。一一曲折。一一自然。支許一流見之。故應斂衽承睡。

南華條例

三

莊子談道。與竺西談摩訶般若。針鋒相對。今細細案之。逍遙遊卽圓通大自在也。齊物論卽諸相非相也。養生主卽不思善不思惡也。人間世卽調御丈夫也。德充符卽妙莊嚴也。大宗師卽首楞嚴王也。應帝王卽毘盧遮那身攝化三千大千也。而其大意在喚醒芒人。勘破生死。與爲一大事因緣。同一願船。曰不生不死。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隱然一原。無生死。無佛無衆生。前一句也。朱晦翁謂莊子近禪。楚庚桑則全是禪。譚友夏云。竺教未入中國。已先有此等聰明。強力男子。眠食此道。慈山大師。亦目莊子爲初禪。彼



自有深見南華底裏處。孟侯先生注中時時漏逗。慧眼所見略同。其道然。其言與之。然非故然而然也。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其天機之遇也。讀莊亦然。遺其糟粕。窺其天機。假化而爲鵬。與爲扶搖。假化而爲蝶。與爲栩栩。假化而爲魍魎。與爲鬼語。我盡莊現鬼神出告覺漆園叟一段精靈。繞吾牀頭屋角。而不去。故善遇莊者。善注莊者也。夫注莊者。莊之副身也。讀莊者。又注莊之副身也。名理悉敵。而後可以言莊之副身。眼光四映。而後可以言注莊之副身。不則其不可傳者已逝矣。欲於千年故紙

南華條例

四

中呼出其精神。而與之共語。此豈涼德餽識之可幾乎。刪其物穢。飲其清虛。百慮都消。嗒然喪我。挾一篇焚香靜讀。自然潭澄月入。恍惚遇之。若夫詭託希夷。我人方熾。侈談玄勝。嗜欲更奢。漆園叟遁去久矣。稽含愾嘆。而作弔莊文有以也。書是人非。豈不懽懽。莊子內七篇。靜聖動王之道盡之矣。善畫龍者。髣鼻尺木具。而威神立。藏其餘在雲霧中可也。此詮莊之素懷也。夫南華之書。如金翅鳥王寶珠。不以人間世之一國易也。晉人以清談換人國。而又欲盜清談之唾。換南華一書。不重謬哉。王輔嗣之注易已可知矣。老



生熟談耳。直得出塚相告。而捏怪已若此。可唾也。孟侯先生賦遠遊。浪迹扶南。食江瑤柱。日飽荔枝。干時出南華一編。快讀之。怡然有得。而載之筆。以見志。昔東坡遊海外。注義經若干卷。周情孔思。鑿然活現。若炊碧琅之米。爲飯。實療饑。而實非人間所有。先生之詮莊。亦若是已矣。直是一瓜甲義。值三神山人。物何啻以一國償也。具目者。擊塗毒鼓。呼天下士快讀之。

南華真經影史目錄

西吳周拱辰孟侯氏箋注

孫男

元釜銘五

編次

雲杼細雯

錢肅潤礎日

江左

張拱乾九臨

評點

歸安鈕緒生起文訂正

顧有孝茂倫

卷三

王撰隨菴

卷一

道遙遊

南華真經影史目錄

卷二

齊物論

卷三

養生主

卷四

人間世

卷五

德充符

卷六

大宗師



卷七

應帝王

卷八

秋水

卷九

至樂

參評姓氏

徐芳聲徽之 杜 濬茶邨 周茂蘭子佩

蔡仲光大敬 何之杰伯興 宋 曹射陵

周茂藻子灤 駱復旦成菴 曹垂燦綠巖

南華真經影史目錄

二

袁 穌介夫 吳 綺菌次 魏允桷交讓

張錫懌弭軒 錢 霍去病 吳懋謙芋菴

黃 雲仙裳 許 虬竹隱 盛符升珍示

宋實穎旣庭 陸元輔翼王 宗元鼎定九

徐乾學健菴 孫一致止瀾 姜宸英西溟

陸世楷孝山 姚文焱彥昭 陸 彪繡公

高于雲漢思 唐彥暉閨思 趙 端又呂

朱 夔聲始 趙吉士天羽 李澄中渭清

程 棟杓石 魏允札州來 仲弭道開一

沈 騶紫宿 周在浚雪客 王炳麟聖標



顧樵樵水 葉奕苞九來 朱來菜綺霞

何聚雍南 張翀逸鴻 程世英千一

夏駟宛來 俞塲犀月 蔡升元徵元

包咸侯賡 宋廣業性存 李思素望

蔡芳醇麟武 莊際盛茂倫 唐獻采心素

陸甯堂蓬升 宋李頤武葵 潘鏐雙南

宋浞業義存 吳權超士 王孫藎友湘

鈕紘生甲先 畢緯前西臨 海鷗閒若

蔣楷荆名 孫琮執升 夏煜宁枚

蔡彬與端 楊南維箕 吳應辰奎臣

南華真經影史目錄

三

王廷珪上明 趙嘉稷書年 朱士玉玉尹

顧世昌威寧 周珏璧城 李其超次膺

侯定國大年 湯松齡綏眉 鍾梁子久

吳世標赤霞 鈕纁生商伊 鍾璠魯珍

鄒近魯殿邦 周嶽瞻奇 朱穀祥令貽



古檣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男 案展臣校閱

六世孫

踴潛

七世孫

桂  
重校刊

以清

東欄椅楨桂材楚榮相榦

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一

—

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妙郭以爲鵬之所憑以飛。全失其妙。奇人仰天荒唐。致想譚云。代天向下一看。更荒忽。作鵬便拘。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人處世間如投身羅網有何快適必身大絕雲而識  
又大於身然後能抉羅破網縱橫自在七篇首逍遙  
逍遙首鵬謂此也天地間物相爲化黃鳥化鸚石首  
化鳧鯨魚化虎魚化也松鳧化魚土雀化鵠田鷺化



其意  
出之莫  
知以神  
全盤

全是正意  
而以喻語  
出之莫知  
其端倪

鼠鳥化也。鯢化爲鵬焉。知前身是鯢焉。知後身不復爲鯢。鵬亦不能自主耳。不能自主而犯形於不得已。鵬亦何心。然而爲物者。與爲蜩鳩斥鷃不若爲鵬何者。以大形之足以君物也。天地間皆物也。惟我大而物小。而後有以勝之。踞蒼蒼而視下。俯鑑塵宇。奚殊蜷土蟻封。卽堯舜許繇宋榮亦蒼蠅聲耳。且夫獅子獨行。不求伴侶。况鵬之孤。塞空外者乎。君子欲無入不得。非身遊寥廓。眼如箕大者。惡足以語逍遙遊哉。六月息。只鳥飛猶是半年程之意。觀下文鸞鳩之飛以三食千里之適。以五月則鵬之去九萬里。以六月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一

二

息亦有然耳。人間朱晦翁息相吹之義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樞去息。是鼻出入之氣。此一語頗見道。大塊噫氣。卽天地之大鼻息也。人與鳥獸虫豸皆有氣息呼吸而生。若人死則無呼吸矣。草木亦然。若鬱閉不透風。便自朽爛。故曰風以撓之。撓之所以生之也。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均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



禪云莫之  
天淵是道  
遙之根頓  
放在天邊  
風鵬大奇

圖南。蜩與鷯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物誘澹者性命全。嗜欲深者天機淺。故超世必離欲。而後神固。神固而後識尊。神固者積之謂也。水不積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一

三

不厚。風不積。亦不厚。風無形也。何以積乎。夫積風者。不於風輪也。於一氣未散時。積之。積之未散。天地亦爲風輪所持。況區區鵬翼乎。或曰。風積矣。何以云厚。曰。厚只是瀰漫布濩。無空隙處。禪者云。如風箏。內外無非是風。所以運得風箏起。若風只在風箏裏。如何運得風箏起。旨哉言乎。若鵬翼之外。風力弱。又若風只有九萬里。九萬里之外。鵬翼便飛不去。此雖瘳語。亦至言也。六合內外。無非是氣。氣能包裹天地。非天地能包裹氣也。出世入世。縱橫自在。無非學問。學問能包裹世界。非世界能包裹學問也。若學問小有滲



觀後堯許  
神人便知  
積風厚薄  
消息

晉人謂質  
小質大其  
濟一也鵬  
鷄雖殊道  
適一也莊  
老以天家  
絲肉尚不  
如鈞天一

部晉人以  
乞兒夜半  
渭城歌與  
仙樂雲部  
同一快適  
道適印旨  
沉網至今  
令人氣盡

漏。儘渠掀騰跳躑。終有時敗闕在日。而後乃今培風  
而後乃今將圖南。背負青天而撓挑空外。豈不入鵬  
同一廓落哉。此種學問。知之者希。下士聞之。必大笑。  
此非量有難窺。知有不及耳。小知不及大知。猶小年  
不及大年。何責焉。或曰。小鳥各極其飛。大年小年各  
盡其樂。已逍遙矣。是乎非乎。曰。此齊物剝語。與逍遙  
何涉。若然。則是獎蘭莠之各茂。進堯桀於同歡。鳴啼  
與鳳喈無殊。大椿與蜉蝣一致。南華挈人於青雲。而  
鄙人畫人於糞壤。此晉人醉夢之嚙譏。非真人闡性  
之引旨也。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一

四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  
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  
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  
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  
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鵾翔蓬蒿之  
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  
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  
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  
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



此一振偷  
下乘龍御  
天意爲觀  
姑神人作  
地步

一功名只  
是一人分  
上一粒芝  
麻不直明  
眼人一映

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致  
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  
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夫不獨鳥有斥鷃也儒之斥鷃多矣各懷其是而沾  
沾喜卽如一鄉一國一官不免宋榮所笑乃宋榮之  
忘是非忘榮辱猶不若列子之御風冷然以有樹不  
如無樹之虛有待不如無待之逸也雖然斥鷃之笑  
詎有常哉自乘天御氣者視之宋榮也列子也猶之  
斥鷃耳矣乘天地之正與天地合德也御六氣之辨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一

五

與陰陽合氣也天地以無極爲馬以渺茫爲轡以造  
化在手爲鑊策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六氣甘石星經  
云日月星辰晦明也辨卽盈虛伏匿遲疾晦蝕之數  
御如御車之御亦如御女之御御車者轉其環中御  
女者食其氣母也至人三句正言無待之妙世上一  
切待已而生待功而成待名而尊猶之大鵬化爲鵬  
矣卽已也擊三千搏九萬卽功也有羨之者有忌之  
者有笑之者卽名也然而已役我形功弊我神名毒  
我身遺已去功剗名壹返諸渾冥是謂出入造化而  
妙無待者耶



世間是非利害毀譽榮辱日鑿相攬如牛鼻受穿一  
入籠綆便不自在篇中譽不加勸毀不加沮內外榮  
辱四句便是逍遙第一關捩子亦是第一重枷杻若  
從此處打破關頭便如蜩蟬脫殼直上空半矣乃有  
墮落坑塹者如知效一官等人是也有勉力排遣者  
宋榮子一等人是也有直付之無心而渾忘之者列  
子一等人是也而列子於是非毀譽內外榮辱實從  
學問深之非易易者按列子師老商民友伯高子進  
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告其弟子尹生曰自吾之事夫  
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一

六

內外二字  
是人已椿  
筌篇中定  
乎內外之  
分此曰內  
外進矣言  
并人己而  
忘之即廢  
心用形學  
問也

害始得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  
念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  
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  
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  
我之利害是非與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與內外進  
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神釋  
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  
華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舉一切是非榮  
辱等之飄風而以微妙香潔之身遊行空外福何如  
之然而風乘我我乘風未免有待之煩也乘天御六



是唐堯自  
製禪位詔

是唐逸民  
自草辭禪  
書

如陶隱居  
捉玉塵析  
松風之夢

直遊乎一氣之初矣。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而日月與  
我並行。又且惡乎待哉。此三句。暗爲下段神人埋根。  
不遽說出者。此以一鄉一國一身爲宋列諸人結案。  
畱喪天下爲神人結案。由小之大。由淺之深。榮理次  
第。而進如倒食蔗根。漸入佳境。逍遙遊豚豚。引人勝  
地。不知作者之苦心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  
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  
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  
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旣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一

七

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  
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道妙無待。不獨一官一國一身之蹈虛已也。有天下  
焉。夫天下綦大矣。然而道無大也。何則。道以造天下。  
非以天下造道。道之中。豈有天下哉。然則藏天下於  
堯藏。堯於天下。其爲無待均矣。乃堯不能釋然也。見  
有一唐堯之天下。足以累堯。見有一天下之唐堯。足  
以累天下。又見天下與唐堯之外。有一許由。足以勝  
堯。足以勝唐堯之天下。而欲以天下累許由。爲實乎。



爲名乎。應將名之一字。卽由而不知許由。不受其餌。何者。誠無所用天下爲也。惟無所用天下。故許由大。而天下小。而不爲天下之所勝。其視唐堯之天下。不猶戴晉人一呷哉。否則進。頌羹於偃鼠。揖茨堦於鷦鷯。何當焉。

庖人雖不治庖。此語頗費理會。樽俎非尸祝之事。庖人之事也。庖旣不治庖矣。又何以不越樽俎而代乎。味雖不治庖四字。只自謙之詞。言我忝爲庖人。尚未能治庖。豈可越分外營。猶乎許由爲山野逸農。未善治天下。只好享唐天子太平之福之意也。問如何是。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一

八

代莫是僅僅各了一事。各遂其適乎。又非然也。試觀史。祝陳辭必由於馨香豐絜。則舍卻庖人之治。尸祝亦無由得治矣。古來天下天子治一半。匹夫治一半。天子以功名治之。匹夫以節義治之。夫許由亦自有其學焉。亦自有其治焉。夫子立而天下治。語曰。德成之謂立。譚友夏云。立字。森寒垂裳。南面人自然愧阻。夫不以一已換人一國。不以一身之治換萬物之理。奪一世之餒志。而子之以勁骨。我之立不與天下俱也。而天下卽與俱立。韓非有言。人之欲至爲天子極矣。而桀紂未必以天子爲足也。餘天下而無不足於。



身故享一羹有太牢之味披一裘有纂組之華夫然則身之給於世者固已寡矣而餘之於無用以視唐堯之天下不猶委土哉鵠枝鼠腹固許由治身之師也而卽治天下者之師也故曰代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精神樂人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一

九

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敝敝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有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四海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天下一也垂衣治之與立而治之作用有殊矣而於有待天下均也其神凝卽前積風之說也世間功名



節義利欲機智萬千攫攘寒冰熱火而神者散矣神  
人與天下共凝之今夫六氣者羣動之母也五星者  
五穀之精也調六氣之和以壽羣動而物無疾病天  
札之虞食五星之精以蕃五穀而歲無水毀木饑之  
害神凝而我有真水焉有真火焉凡水不爲淪凡火  
失其熱矣此皆神人實事非寓言也真有出入造化  
冬雷夏冰作略堯舜雖聖不在鍾鑪之間哉此時堯  
對之自覺形穢身心汰而偕來者亡矣回視古今來  
塵勞之天下又許由所剩棄之天下麻衣爾溫沫爾  
焉不忘之而焉不喪之然則不喪天下於潁川而獨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一

十

喪於姑射與汾水何與化物者有巨小爾語曰奔蜂  
不能化蠅蠅越鷄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矣所謂許  
由之才薄也神人塵垢秕糠可陶鑄堯舜何不可陶  
鑄許由官然喪其天下依然無已無功無名之始不  
惟將堯之天下盪滌無餘并將許由所逃之天下投  
入紅爐雪片中矣

或問堯讓天下輕天下矣未是喪天下何哉曰然於  
何求之於性情之際求之今夫天下者尊貴之物也  
堯讓天下以尊貴之物餉人矣其人不受而尊貴之  
物仍在已受之而尊貴之物仍在心所謂忘物而不



筆情思路  
如塞山拾  
縫得縮入石  
時

能忘忘猶之乎不忘也往見神人身心遺矣姑山峩  
峩汾水湯湯俯仰躑躅萬誘都空而况區區尊貴之  
物乎戴一天子而來失一天子而去所謂成連先生  
移我情也此喪與讓之不可爲道里也甯然者何不  
得其際之詞也不得其際而唐之天下有盡堯之忘  
天下無窮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  
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而  
無所容非不呖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  
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一

士

泝泝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  
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  
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  
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  
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  
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  
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  
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  
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俟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



周案曰此  
纔說出逍  
遙關捩子  
可知逍遙  
非有大本  
領人豈得  
同一食息

乃知江湖  
廣漠只在  
寸裏許

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獐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  
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  
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  
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天下者斤斧之物也。天下喪而斤斧之物去矣。且夫  
斤斧何以造。以有所可用。造之也。我巧而拙者得以  
奴我。我才而庸者得以參我。我聖賢豪傑而強有方  
者。得以毀譽我。升墜我。榮辱我。堯舜甘監門。湯禹服  
臣虜。以至比干剖心。伍員抉眼。文種伏劍。韓彭狗烹。  
種種戮辱。其爲困苦亦大矣。則必如五石之瓠。擁腫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一

三

之樗。而後可哉。然而不善用大。困苦等耳。泛大瓠於  
江湖。栽大樗於廣漠。以用瓠與樗也。不更全乎。非江  
湖之能容大瓠。廣漠之能適大樗也。瓠與樗之能自  
容。能自適也。無之而不得。江湖坳水。亦江湖矣。無之  
而不得。廣漠湫土。亦廣漠矣。若擇地求容。便無繩自  
縛。遺天下而浩然獨存。此固天地人之所勿能材而  
任其嬉遊。一世者與。

前言大鵬。後言大瓠。大樗。總一意結貫。見閱世者。須  
才大識大力。大尤貴善用其大。而後不爲大所累。今  
夫鵬智不如鷦鷯。鷦鷯擊不如鷹隼。瑞不如鸞鳳。變化不



奇橫至理  
得未曾有

忽然而風  
生棟忽然  
而雲生  
滿壑皆是  
神人一毛

孔中乾闥  
婆城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一

三

如蛟龍一瓢耳。樽耳等是大而無用者也不幾以形  
之大愁其身者哉。然而唯所自置也。藏江湖而大瓠  
寬矣。藏廣漠而大樗寬矣。藏南冥天池而大鵬寬矣。  
夫南冥天池亦大鵬之江湖廣漠也。獨鵬有之人亦  
宜然。今夫堯舜者。春天子也。許由者。秋天子也。神人  
吸春秋之神於一氣。渾世之始不屑為天子而子天  
子者也。得春之神以治天下而天下治。得秋之神以  
治天下而天下亦治。吸春秋之神不屑治天下。天下  
無乎不治。而卒莫窺其治。藏堯許之神於神人旁礴  
之內而無已。無功無名一段精光。滓冥無餘人知堯  
許之善用大。而不知姑射汾水為堯許之江湖廣漠  
也。嗟乎。千古來朝有聖而皆堯野有賢而皆許垂裳  
沉耳壹困苦中人耳。夫聖賢之中斤斧於世亦多矣。  
安得盡餉以江湖廣漠之餘地乎。大鵬自此遠矣。逍  
遙遊亦自此遠矣。

又總論

支道林云。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譚元春諛之曰。  
標此一言。名理盡矣。予閱之不覺失笑。因嘆古來耳  
治之多聾也。若以明至人之心。七篇皆然。豈得把定  
一篇乎。吾謂莊首逍遙。非崙為高曠。人作畫稿。亦非



是栗藏世  
界鑄煮乾  
坤手段現  
出神通直  
令喜滿大  
宅國號無  
愁天子人  
謠歡喜地  
菩薩矣

僅僅自寫心胸。奇人著書以訓世耳。南華老人蓋欲  
以快活散度。盡蟻國中人也。今夫逍遙遊者。何遊乎。  
遊乎天下也。又必喪其天下。乃可以善其遊。而無困  
若乃鄉國六宇者。遊之場也。大小修短。榮辱非笑者。  
遊之態也。聚培厚積。有待無待者。遊之資糧也。縱橫  
出入。我能用一世。而世無能用我者。遊之淵識遊之  
魄力。與遊之遠神也。人化而鵬。負青天而莫之天闕。  
鵬化而人。陶堯鑄舜。騎日月而乘雲龍。鵬耶人耶。踞  
蒼蒼而視下。何啻扶搖九萬哉。此時官然之天下。但  
覺日月清朗。靈雨其濛。穀登人壽。宋榮列子堯舜許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一

齒

由都在神人。一氣中着衣吃飯。人人抱一吸風飲露。  
騎雲上征之思。真是覓一點斧斤不得。覓一困苦不  
得也。然則堯舜許由小。而藐姑神人大乎。又非也。夫  
能凝其精神者。皆神人也。人人能為有用。人人能有  
用。而壹泯諸無用。而神凝矣。神凝而天下澹漠矣。天  
下澹漠而一世之斧斤去。一世之斧斤去。而一世之  
康悅臻。斯固逍遙之大者也。故曰旁礪萬物。以為一  
世。斯乎亂亂治也。言在罔一世而登之治也。合天下  
歡喜心。圍為一大。無愁國。夫逍遙豈獨沾沾一人之  
快適哉。又豈獨至人一心之快適哉。遊法至此。真是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縱橫人天魚化而鵬鵬化而龍  
矣。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一

五



南華真經影史卷之二

古橋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男 宋展臣參評

六世孫

躡潛以清

七世孫

重校刊

東櫺椅植桂材楚榮相榦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一

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

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

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

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

號而獨不聞之習習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

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謫

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

隅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

譚元春曰  
而獨不聞  
之乎而獨  
不見之乎  
如風吹歷  
歷然○大  
風濟衆竅  
自爲虛耳  
寢以虛而  
鳴也郭注  
作風止非  
是



周案曰怒者風所以怒動之非幡動之旨也譚云時信亦時近

竟作聲前一句子讀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二

則此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與物相耦謂之我我在此用之在彼章大力云使

物如日使已如形今夫日照生影斜直進反饒減進

退有自然之妙因其有而有之因其無而無之一于

物而耦者滅矣與物有二別于物而我見我見而耦

存兩不全之術也喪我者以物付物而不與之對

因其自然而無私焉自然即天也風無形也而與羣

木為耦兩相耦而兩相取風之已勞矣而吹萬之功

亦不成風無自而因自於彼無取之勞而能相盡天

之遇天不亦逸乎由斯以觀善觀天籟者無適而非

天也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聲由木出

耶聲由風出耶聲由聲出耶各不自知而相遭于不

得已其不得已即天也曰怒者其誰分明指破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

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鬪縵者害者密者小恐

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畱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銷也其溺

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湫也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啟態



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  
譚云終古同此一謎城可入  
 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  
天問讀云只可靜讀不可著一語  
 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  
近神遠  
 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賤而  
譚云皆謂十二情累也從喜怒哀樂讀至此便  
 明  
 焉吾雖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

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

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卷二

—  
—  
—

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勞。勞。絮。絮。懷。懷。着。着。疼。疼。

前寫種種風聲。皆是。非錯出影子。此節畫出。是非種種變態。恰與風聲相似。司是非之謂。指出是非源頭。人祇爲是非源頭不清。所以愈起愈亂。愈禁愈多。而莫之止也。大知小知。大言小言。總是非國中。人縵害密惴惴。縵縵皆所以深其乘人鬪捷之心者。發若機括。銳也。畱如詛盟。不輕出也。畱非閉是非於不發。發亦一是非。畱亦一是非。天下有人皆指其非。問我而不答。所謂笑而莫逆。以畱之者爲是也。有人皆稱



其是問我而我不荅。所謂皮裏春秋。以畱之者。爲非也。立于不敗之地。而人莫能攻。故曰。守勝之謂其殺。如秋冬一語。一默。罔非機鋒。元氣已從暗裏消亡矣。故曰。日銷。人知。秋冬之殺物。而不知。秋冬之自殺也。與波俱溺。誰爲砥之。與緘俱閉。誰爲揭之。此其入形不死。而心死矣。而不知心未嘗死也。蓋至於有喜怒。有哀樂。有慮嘆。有變愁。有姚佚。有啓態。種種情形。將真心日夜煎熬。而不知真心亦未嘗死。何也。萬形有死。不聞死。卻一氣混沌。亦死。不聞死。卻虛空也。樂出于虛。蒸成爲菌。虛是樂之全身。樂出而虛不與樂俱。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四

出。蒸。乃。菌。之。元。本。菌。成。而。蒸。不。與。菌。俱。成。然。則。樂。日。夜。出。菌。日。夜。成。其。所。由。來。蓋。有。自。矣。旦。暮。得。此。便。恍。知。未。生。前。消。息。如。謂。非。虛。則。無。樂。非。蒸。則。無。菌。便。謂。非。彼。則。無。我。而。不。知。非。彼。非。我。之。妙。有。真。宰。存。焉。誰。能。捐。外。四。大。探。之。疑。始。之。域。乎。夫。有。情。而。無。形。妙。于。無。者。也。有。不。能。治。有。而。無。可。以。治。有。真。君。者。治。衆。有。者。也。而。可。任。其。益。損。乎。若。此。者。夜。行。之。人。爾。途。窮。之。子。爾。窻。窻。尸。走。而。飄。泊。靡。歸。真。芒。人。之。心。也。哉。怒。者。其。誰。吹。萬。一。一。天。籟。真。君。存。焉。是。非。一。一。歸。源。喚。醒。芒。人。衣。珠。自。在。



周案曰言  
非吹有雙  
喚意一是  
非與調刁  
無別一天  
鈞與天賴  
無別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  
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  
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  
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  
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穀音  
亦有辨乎。其無辨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  
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  
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  
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  
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

兩垂真經影兒

卷二

五

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  
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  
不由而照之以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  
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  
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周案曰樞  
始得其環  
中以應者  
何物否則  
即因非因  
是亦是有  
窮可知原  
是自已作  
主不全隨  
人起倒也  
心心自取  
心自師

成心即真君。能治臣妾者。全然成乎心。無完虧之謂  
也。知代而心自取。心自取心也。所謂使其自己也。咸  
其自取是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心不能取心而取  
是非。反為是非。取矣。心不成。而是非豈成哉。何也。以



心也故曰  
真師聖  
不師心

因彼所以  
喪我是咎  
披露然真骨體

無有爲有也。逞喙臧否而不能同。吹萬之自然。是之  
與非也。誰定有言與未嘗言。一爾人音與轂音。一爾  
轂音新雛。未成聲者。是非之不成義者。似之。夫道者  
是非之准也。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  
如水銀撒地。縱橫流漫。粒粒皆圓。言亦如是大知小  
知。大言小言。皆有義理。如人噴嚏。如霧如雨。如珠如  
沫。無不可者。但小成累道。榮華累言耳。小成者。拘墟  
之見也。榮華者。說時十分精采。循義有同嚼蠟。逸周  
書云。榮華之言。後有茅也。千古是非。皆起於儒墨。至  
今聚訟不休。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六

則必明而後可明。卽所云照之以天者。日月爲天地  
之鏡。真心爲陽秋之鏡。必識地踞儒墨之上。而後可  
判儒墨之是非。女紅化蚕。不能治蚕。農夫化苗。不能  
治苗。我亦化而儒墨。安能治儒墨乎。物無非彼。物無  
非是。此彼字與喪我字對。有彼相。因有我相。喪我  
而彼忘矣。因彼而我喪矣。天下皆彼也。將我處衆人  
之中。則彼固彼。我亦彼也。天下之言皆是也。衆論不  
同。而各有其見。言是固是。言非亦是也。正所謂言惡  
乎存而不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非彼不知而  
我能知。亦非反觀以自知。我爾皆稱爲彼。則我爾皆



有一自彼此。觀則對面不識。彼此捫心。則各自分。明也。彼皆成乎。是則皆安乎。彼而可矣。又何必撥草。尋蛇。擘水分魚乎。夫彼出于。是亦因彼。因彼者。因彼之是也。然非明燭。如天者。不能是亦彼。彼亦是。纔言是。便帶一彼來。纔說彼。便帶一是來。彼此是非。荆棘參天。究屬馬手牛翼。細覓彼是二字。言有不得。言無亦不得。若言有便落牛跡。若言無有相宛然。以爲有而果且有乎哉。以爲無而果且無乎哉。如鏡中像。如水中月。可知不可言。可會不可卽。此便是搭焉。喪耦。故曰。彼是莫得其耦。是真親見。子綦喪我消息也。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七

唯喪我而後謂之無耦。唯喪我而後謂之道樞。可以應是非而無窮矣。茫茫世界。是非海湧。萬千勞擾。訖無休息。語曰。堯舜之善。千載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使堯桀各自是而各相非。不若盡喪其堯桀之我。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盡喪其言堯言桀之我。然則盡去其儒墨之我。而儒墨之真是非見矣。盡去其言儒言墨之我。而是非乎儒墨者之真是非亦見矣。不然。是非莫窮而應是非者窮。又能妙環中之應乎。

順世之道莫若因。因者與物相循也。是非而已存其。



周案曰晉  
注都屬生  
里育崖州萬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八

間失所以合之矣。語曰：水之流也，夷險垢濁，順其然而靡所競，水無已也。是故聖人廢已而用道，道者何天而已矣。天者何？棄已而已矣。無為、寓庸，而一與萬物為循，天無已也。故樊然之不可辨也，棄已則辨之必審也。彼我之不可順也，棄已則順之必盡也。又何是非之足辨？事理之可尋乎？因是也，以因天也。故曰：聖人不由而照之以天。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

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以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筵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馬指皆據  
歟結證晉  
恨入杜撰可

至理而以  
布粟之語  
出之直恁  
名通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九

指喻非指。馬喻非馬。執我壞道之凡也。何也。對指言。非指。指形不化。借馬言非馬。相宛然。以非指非馬。爲非。非真。非以非指非馬。爲是非。真是。不若以非指。喻非指。非馬喻非馬。豈不直捷了當乎。然則天地一。幻指萬物。亦幻馬耳。安得執我見橫。是非人謂之可。亦與之。可人謂之不可。亦與之不可。可與不可。從兩。邊言之。皆有道理。悉可資以成事。故曰道行之而成。物者同不同之衆論也。而皆無碍其可行。則此亦一。然彼亦一。然故曰物謂之而然。然則我何必先立是。非以逆天下哉。人所謂然之。所不然而不然之物。

自有然。自有可。自有不然。不可。因而付之。斯妙環中。之應矣。今夫橫亘之與聳立。簑也。奇醜之與尤色。觴也。冰炭相息。分也。乃以成膠漆相附。成也。所以毀派。有千條。爲水等爾。是非亦如是。其是也。非也。其非也。是也。欲明其是。存其非。而可矣。欲明其非。存其是。而可矣。何也是通于非。是非與非。一非通于是。非與是一。故曰道通爲一也。達者知其然。爲是不用而壹寓諸。庸庸也者。用也可。不可總期于濟用耳。列子曰。天下。理無常是。亦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通是於非。通非於。

周宋曰。庸也者。用也。卽是時中。字便與。



宋人談中  
庸不同若  
定無過  
不如何  
用得

是其爲得均也。道通爲一，一不可爲也。一者自然之  
謂爲之，而神明勞矣。善一者，一也。兩亦一也。朝三  
暮四，朝四暮三，名與而實不予。用狙之喜爲喜，而我  
無喜。用狙之怒爲怒，而我無怒。故曰：名實未虧而喜  
怒爲用。人知衆狙妄生喜怒，不知狙公能用衆狙之  
喜，怒知狙公以狙用狙，不知能忘狙公之我者，有以  
善用狙也。古來辨士皆狙也，而我能以無辨屈天下  
之辨，卽狙公也不執我見而虛中應之，則宅乎天鈞。  
者深焉。爾不則我不能用衆狙，反爲衆狙用矣。隱然  
因是作用，故曰亦因是也。和是非而休乎天鈞，和如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十

和義之和，不執一味，而以可否之自然者，爲劑。故曰  
是之謂兩行，兩不碍一。蓋兩匪以相簡，正以相劑也。  
所云道通爲一也。  
指喻非指馬喻非馬，蓋爲公孫龍輩物指非指。白馬  
非馬，炫名實，祇是非者發藥也。指物論曰：物莫非指  
而指非指，天下無指而物不可爲指，也不可爲指者  
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爲  
指，非有非指也。指者是非也。物物妄相指，妄相是非  
故指皆非指。白馬論曰：白馬非馬可乎？曰：可。馬者所  
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故黃黑馬一也，可以應



非馬非指  
與勞神為  
一即借公  
孫惠施語  
折倒公孫  
惠施輩非  
如晉人懸  
空杜撰亦  
非比邱所  
知

每一語作  
十年讀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士

有馬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此乃借  
馬以明非馬借指以明非指彼此互形遣跡而迹生  
也又曰天地自有誰徑謂天地天地無有誰徑謂非  
天地夫天地之前非有天地也天地之外非有天地  
也從無而有天地非從天地有天地也是天地之所  
以有者徒以有言也萬物亦然天地不仁以萬物為  
芻狗萬物之非萬物亦已久矣斯則言天地非天地  
言萬物非萬物何如即以非天地非萬物者還之亦  
猶乎以非指還非指非馬還非馬乎何則以言建天  
地萬物而天地萬物受成毀于中以無言還天地萬

物而天地萬物存矣故曰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勞神明為一亦即稔惠施輩大一小一之說歷物之  
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大同  
而與小同異謂之小同異以有小一在也萬物畢同  
畢異謂之大同異以有大一在也此皆顛倒名實指  
異為同以為凡事不離吾之大一小一勞神明為之  
穿鑿弱喪忘其疲頓豈知其自然一自然同也哉而  
不知其同也雖笑衆狙狗名忘實之愚實笑惠施勞  
神為一之拙喜怒為用亦非笑衆狙受賦三四之墮  
于術實乃旌狙公轉移朝暮之巧于因也何則朝三



暮四爲七一也朝四暮三爲七亦一也如用圓轉而不離乎一人知狙公能因喜因怒不知非以異乎一者因之而實以其同乎一者因之也故曰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天鈞者一之謂也○卽無乎不同者是也○可知和是非○非模稜兩可之謂善謀事者○須商○不可而可○與不可○可預設哉○宜忘我執而虛以領之○說○可不必忘○不可說○不可不必忘○可是非○並存而後真○是非乃出○不然○是忘半也○昔齊桓欲相管仲○衆詞和之○有一小臣○中門而立者曰○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

可奪也○張儀欲以秦韓之勢伐荆齊○惠施欲以荆齊偃兵○左右皆爲張子言已而攻齊○荆之事果利○王誦惠施○施曰○不可不察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爲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是亡其半者也○由是觀之○存小臣之不可而後○諸臣之可○乃無弊存○惠施之不可而後○張儀之可○乃無弊○且非獨此也○昔楚襄爲太子質於齊○齊要其獻地五百里○許之歸○太子謀其傅慎子○慎子曰○獻之便○襄歸○齊來索地○慎子謂楚王○令羣臣獻計○上柱國子良曰○請與而復攻之○昭常曰○不可與也○臣請守之○



景鯉曰不可與而不可不與也臣請西索救於秦以告慎子慎子曰三臣之計不同合用之則俱善矣王果悉用之東地復全此又一時而衆議互舛一事而奇詭兼濟皆不可而皆可皆非也皆是也因是之妙如解連環幾於不可端倪矣是則諸臣皆狙也而齊桓諸君皆狙公之善用狙者也諸臣之說不一而善用之無不一故曰恢詭譎怪道通爲一又曰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得非以諸說不一而我之握環中以應者無乎不一也耶是亦一是非亦一是故曰因是兩行而原不岐於兩總期濟此一事也故曰和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三

之以是非又曰休乎天鈞。

入繇至理  
自透

譚又曰其  
好之也欲  
以明之彼  
自然非所  
明而明之  
故云堅白  
之昧終而  
其子又以  
云云郭注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又按一句又生○出○二○句○看○他○筆○墨○枝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



謂彼非所  
明而明之  
失其大意  
周案曰前  
云用也者  
用此云  
爲是不用  
而寓諸庸  
不用已而  
用用妙也

緒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  
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  
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此全闡不用寓庸之旨。道妙萬物而始於無物。由有  
物而有封。而是非紛出矣。此是非原無體性。依空起  
妄。妄滅還空。猶水遇風。因風起波。由波生泡。風水寂  
時。波泡俱息。是非一彰。道虧而愛成矣。竅鑿而渾沌  
死。道虧也。雕龍炙轂。而人驚羨之。愛成也。然渾沌碎  
時。虛空不動。是非海湧。壞相宛然。有是非。斯有成。虧  
究竟是非不立。成虧惡在。果且有乎。果且無乎。莫作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西

牛跡商量也。此無成無虧之理。卽所云未始有物者  
是。夫善琴者。撫琴不彈。琴意以足。不善琴者。覓之絃  
中。卽滿指。白雪陽春。琴意索矣。昭文何足以知之。曠  
以策杖作眼。枝存眼活。枝去眼死。施以據梧逞口。倚  
梧口強去。梧口弱皆有成虧。意三子咸自詭其技。終  
身嗜之不衰。好異彼矣。而欲以我好之。是明彼好之  
非。而又自勸以勸其子。偏強自是。而亦知言之成也。  
乃爲言之虧乎。究與琴聲同懷。何怪焉。千古堅白之  
人。等是壞。琴爾故。夫善辨者。去其堅白之我者。也。善  
琴者。去其鼓琴之我者。也。終身無成。終身自用。誤之



與滑疑之耀如琉璃點燈光外映而晶色內含依然不用寓庸之旨故曰此之謂以明蓋火無我而不用明爲真明也

楞嚴經云琴瑟笙篴若無鈔指安發鈔音吾謂琴遇鈔音鈔音愈壞蓋前焰非後焰前聲非後聲後聲不停前聲已壞况前後聲同歸銷滅乎玄之又玄衆鈔之門或曰玄已陋矣何鈔之有故知欲覓鈔義去鈔玄而可矣欲覓鈔音去鈔指而可矣無成何虧斯固因是之微言也

周案曰此即禪家有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五

有非有無無亦無之意此說得義泛耳

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

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

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

子而彭祖爲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

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

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

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

周案曰因是何以就了得無適可思



是已

齊○物○者○非○言○之○所○得○齊○也○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無○言○者○未○始○有○始○之○初○也○今○且○有○言○便○落○是○非○巢○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能○刻○言○之○類○乎○類○與○不○類○對○總○不○脫○乎○類○也○故○曰○相○與○爲○類○有○者○事○之○始○也○無○者○道○之○原○也○單○是○不○立○獨○非○不○成○有○與○無○亦○猶○乎○類○耳○俄○而○有○無○矣○此○無○從○無○處○無○乎○抑○有○處○無○乎○言○無○不○得○言○有○不○得○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蓋○兩○邊○不○着○也○有○謂○無○謂○無○謂○有○謂○言○之○泯○乎○玄○同○亦○如○是○莫○大○二○語○非○秋○毫○作○太○山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六

觀○殤○子○作○彭○祖○觀○也○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放○之○六○合○

卷○之○一○掬○無○大○非○小○衍○之○億○歷○促○之○呼○吸○無○天○非○壽○

殤○子○見○彭○祖○呼○曰○兒○來○彭○祖○怒○曰○我○壽○八○百○何○見○我○

殤○曰○人○生○假○而○死○真○較○返○真○之○日○我○壽○汝○久○矣○故○論○

無○則○天○地○有○盡○我○與○萬○物○同○盡○論○有○則○父○母○未○生○我○

與○天○地○俱○生○天○地○也○萬○物○也○我○也○一○也○而○善○一○者○忘○

一○者○也○若○泥○一○便○二○耦○之○三○乘○之○矣○從○此○什○百○千○萬○

有○何○紀○極○然○而○有○起○于○無○歸○于○無○究○竟○竟○有○不○得○覓○

無○不○得○適○彼○乎○適○此○乎○適○無○處○所○祇○存○一○是○故○又○將○

因○是○呼○醒○之○依○然○還○返○無○無○亦○無○之○初○已○矣

是一口吞  
盡虛空義



請元春曰  
道無封言  
無常反為  
是而有眡  
也細理如  
蕭絲

譚又曰懷  
之何等高  
深必曰聖  
人無懷反  
是曲見

六合內外  
只在一箇  
子中看破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有而眡也請言其眡  
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  
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  
辨也者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  
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辨不言大仁  
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忼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仁  
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忼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  
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  
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七

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  
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  
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八德俱從自有適有來封如聚土為封如千八百國  
各私其疆域是也昧者於坦途內自築藩畛八德起  
而藩畛固矣然而道不受也其大通者自若也六合  
內外非必如天安在何處之說也指一物而皆在焉  
凡其不可知者皆外也其可知者皆內也道形而上  
器形而下形一也而下者近在目睫之前上者宵然



週知胡注  
穿鑿病甚  
漢儒

洪濛之外矣。鬼有所昧。天有所憾。愚有所不強。聖有所不通。以不可知者還其不知。而以可知者還其可知。不論不議。因其自爾。聖人又何事焉。春秋指于八百國。陽秋亦可如晉乘。楚杌。越絕之類。先王經世之志寓焉。指孔氏所脩亦可。莊老自敘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是也。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聖人懷之。懷如女子懷妊之懷。有物焉抱而自喻。而不可出以示人者也。若出以示人。不失之附會。卽失之穿鑿矣。謂漢唐宋人至今不見春秋可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大道不稱道可道非常道也。大辨不言以無言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六

詘天下之言也。大仁不仁。至恩無恩也。大廉不廉。嗛者口食物而心猶歉也。大勇不忤神勇者不怒也。是非之彰道以之虧。故曰道昭而不道。此道彌蓋天地。卽懸河之辨。所及幾何。故曰辨有不及。仁常不成。能生不能殺。煦煦者仁之賊也。古有捐薇甘餓大節存焉。爾若谿刻沽清已先不能自信。人誰信之。恃勇者害義不登于明堂。勇之義不成矣。數句達言如畫五者圓而幾向方。五者美德也。須神明變化如六龍之無首。乃可以善其用而無碍。不然能妙如環之用乎。止其所不知。卽不論不議不辨之理。知其所不知而



安于不知乃為真知。藏知于不知。知之所以無窮也。古往今來。千知萬知。新新不住。皆從此不知出。不知之量與虛同。裹與海同。涵受萬靈之美。而勿積給萬物之求。而無涸不滿。不竭孰知其繇。葆光者。天府之宅也。今夫燈有光。用之于其所得至。而光不傷。懸之中野。其明敗矣。人不止其所不知。以全其明。而驚不可知。以敗其明。光之所以露。知之所以殘也。葆光而知全矣。堯伐三國。不能釋然。不釋然其梗化也。夫帝王之治。失得勿恤。而在固無窮。德之所為進乎日也。物自取照。勿必。物物為之照。而責蓬艾之細。曰我日。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九

也。爾顧悖我哉。日之為德殆矣。故夫不能止其所不知。殆而已矣。

譚元春曰  
郭注每逐  
句講此意  
言俱滯

周宋曰華  
瞻高奇議  
論復如萬  
斛珠泉隨  
地湧出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淫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鵂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獼狌以爲雌。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



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辨翳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知止其所不知夫不知神矣道固有可知而人不知者亦有聖人所不知者說雖三轉意實一串不知者三是一然而知之淺不知之深矣何也不知乃知也故曰安知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也孰知其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三

正獨異物爲然哉人有甚焉爾謂正處在是也有呂梁是狎蹈水三千下臨無地增巢其巔者矣謂正味在是也有舍梁肉而飽猴羹棄精繫而嗜菖蕨者矣謂正色在是也有憐敦洽而唾老童厭夷光而羨宿瘤者矣是乎非乎惡乎知其辨非不知之知其正者少也然則是非樊然付之三不知而道已玄同矣至人神矣乘雲騎日此狀識地迥別比登雲霄相似明眼如箕覷破世上塵勞聚訟利害生死有同糞英螻丸何不撒手空行也哉至人非第自了漢也兼能度世授人以智慧枕天籟被廣漠床使反側者甘寢



飽人以玄同酒。滑疑肉。天鈞飯。使腹餒者甘。味假人以逍遙房。因是緣。曼衍媒。無耦妻。使目饑者悅。色大夢。夢覺死生變。而閔生死者無變。紛攘情國。誰謂非白雲鄉哉。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更○深○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

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

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

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太蚤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

而求鴟炙。子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三

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湑。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

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子惡乎知

悅生之非惑耶。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

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

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

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

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

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丘也。與汝皆夢也。子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譚元春曰。以隸相尊。有何尊卑。作勘破世情看。亦妙。

周案曰。古莽之國。以夢為真。以覺為妄。是非又誰屬乎。



熱腸痛瘞  
患之欲淚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三

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舉世間一切事務利害無謂有謂等塵垢捐除之淨  
可謂道妙矣而不知言妙之未妙也何則有垢可除  
訖非真淨故長梧譏其太蚤計旁日月挾宇宙與天  
德合德也置滑疑刻疑網也隸相尊忘我相也聖人  
愚茫與之爲嬰兒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萬歲中是非  
利害生死紛揉莫紀同歸一致也然則生生死死一  
氣聚散爾生未嘗生死未嘗死悅生惡死直是芒人  
達人等死於南面王樂有以哉惡知死者不悔其始  
之靳生乎至于悔而已晚矣古今來英雄事業到頭  
夢爾麗姬之泣幾成江河誰是發麗姬之悔者乎雖  
然并悔亦非了義蓋昧生醒死生不如死醉生醉死  
死不如無死以畱此生在猶可覓遽然之一日也有  
大覺而後知大夢問誰具大覺者乎夢中占夢非覺  
自以爲覺亦非覺予謂汝夢亦夢亦非大覺一覺無  
餘覺猶之一死無餘死方名大覺卽楞嚴所稱乾慧  
唯大聖能之萬世之後猶旦暮遇非真俟河之清也  
人胸中明有一無姓真人鎮日相守迷則俟之萬古  
悟則遇之旦暮只在彈指頃剖決忍令一生瞋睡中  
過活也噫



參萬歲一  
成純黃山  
谷謂呂惠  
卿曾悟入  
呂庸妄人  
妄得有此  
深詣今聞  
呂語乃知  
其陋

周榮曰至  
此酣縱極  
矣卻嫌太  
甜玉山幾  
頽

譚元春曰  
我與若與  
人而待彼  
彼又是何  
入鳥有亡  
是結成幻  
琉璃世界  
譚又曰化  
聲則物外  
之音也其  
相待也若  
其不相待

聖人愚菴安其質。席其粹也。朴衷應物而恆常無變。故曰參萬歲而一成純。猶乎萬歲猶一歲。一歲猶一日。一日猶一息。所謂自有天地以來。猶一念也。萬物之紛紜醞葛。與歲同乎雜揉。而不知一自若也。均一純之醞釀耳。所謂糟者自糟。酒者自酒。石者自石。玉者自玉也。聖人愚菴聖人之返乎孩也。君乎牧乎。只主僕二字。與遞為君臣意同。列子晝為人僕。夜夢為君。勞逸正等。猶乎夢境也。愚者自謂覺。竊竊然尊已卑人。而不知我果君乎。人果牧乎。覺者呼愚為夢。愚亦呼覺為夢。彼此是非相笑未已。長夜不醒。夢中鑿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三

語。豈非大錯也哉。

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



神矣妙矣  
郭注失之  
遠甚○既  
無竟矣如  
何振如何  
寓可參忘  
矣忘我死  
是非矣以  
其能忘成  
其大振振  
於無竟故  
寓諸無竟  
竦身在此  
安身亦在  
此寓諸無  
竟寓諸庸  
也此指妙  
理不可不  
一經想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言

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  
亦無辨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  
曼衍所以窮年也妄年妄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物無獨非物無獨是物無皆非物無皆是如博者殺  
梟義有勝負一勝一負彼負我勝我勝亦負和盤打  
筭誰勝誰負必有以正之而後可使同乎我異乎我  
同乎我與若異乎我與若此四種人總不脫是非巢  
穴安能正人何者以我與若與人皆夢中人也令大  
覺者呼之未必即醒而況以夢呼夢乎然則必待至  
人之無夢者而後可故曰而待彼也耶彼即大覺也

是若果是兩段比前進一層蓋前此是非兩岐此則  
是果真是矣然果真然矣然有不是而後有是則是  
亦以不是照之而後有是然亦以不然照之而後有  
然楞嚴所謂有如交蘆也道理無窮無極經今古聖  
神剖破終覺漏逗無盡況世變無常轉眼即換今日  
所是前日未必為是後日亦未必為是今人所然前  
人未必為然後人亦未必為然故曰是之異乎不是  
也無辨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夫言非吹也化聲  
卽物外之聲殆天籟之調刁乎雖相待而妙乎無待  
一任自然而已前曰而待彼此曰若其不相待迷待



始悟稷下  
諸儒皆是  
道理場中  
蕩子可爲  
悲涼

覺醒。覺又待誰醒。夢覺雙離。又何待與無待之言乎。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一切生死。是非銷歸歇後。夫辨  
士之歲月。忙矣碌碌。勞攘其趣。不及殤子心閑。無事  
而始能享有其歲月。不立我人。而始能享有其道理。  
忘年者。忘據梧堅白之年也。妄義者。妄儒墨是非之  
義也。辨士欲矜獨得之解。以餉人。忘卻本命元辰。安  
頓處。言盡而義與俱盡矣。振於無竟者。向爲彼我異  
同之習。沉錮今遽然有此一番振醒也。道理無盡而  
我以年義之兩忘者。同蘊含于無盡。不亦休乎。振于  
無竟。而卽寓諸無竟。以是與。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三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  
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舊注。蚺。謂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非也。秋水篇蛇謂

風曰。子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蛇何嘗以蚺行哉。

按。蚺卽蛻也。寓言罔兩問景云。曰。子蛻甲也。蛇蛻也。

可知。子爲蛇影。子所待爲蛇。蚺子爲蛻影。子所待爲

蛻。翼子一不真。蚺翼亦一不真。等歸幻質空塵。無有

真實。淮南云。蛇無足而行。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

有然之者是待所待者耶。究竟所待非真。待所待亦

周案曰。人  
都知影待  
物爲行止  
物又待造  
物爲生滅  
而不知滅  
物亦生滅  
之幻氣非  
影與影有  
何殊別耶  
衆解憤憤  
讀此注纔



明○從景  
子語後接  
入肯者一  
夢石牛之  
乳晴天之  
際雨其妙無

漆園裏夢  
錯認趙州  
橋邊今日  
纔醒

妄然與不然惡乎測之然則覓影而非也外影覓非  
影而亦非射影而斃影亦我也欲覓有待無待仍  
須問影始得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  
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  
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按莊周夢蝴蝶一語此語大錯本文明說夢為蝴蝶  
脫一為字便同嚼蠟夢為蝴蝶乃為蝴蝶於夢中猶  
夫夢為鳥而厲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之義也蓋夢  
中見蝴蝶則真夢也夢為蝴蝶廼夢中化為蝴蝶并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美

其夢而失之矣譬人夢吃飯則真夢也夢化為飯  
飯中豈有夢哉周為蝶時周即是蝶更無夢蝶之周  
蝶為周時蝶即是周更無夢周之蝶化為蝶而不得  
分周於蝶化為周而不得分蝶於周有分而妙乎無  
分栩栩遽遽兩無自相自喻適志得意正在此故曰  
此之謂物化如此解纔蘊義無盡足破千年紕繆矣  
夫周為蝶周方死蝶方生也蝶為周蝶方死周又方  
生也故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  
方可死生是非非是兩忘而化究竟覓周與蝶  
了不可得覓齊物之我與所齊之物亦了不可得此



西人外道  
執之有神  
我之說破  
樹善如火  
之云燒物  
自能燒物  
非假于物  
故知齊物  
無我齊物  
所以整我  
比有真人  
學問如是  
如是

之謂真齊物也

又總論

齊物一篇非齊物也。齊妙我也。夫見已於世謂之我。天

下皆已也。挫天下之已。以見一已。天下之已。虧而我

之已。亦不成。兩敗之術也。喪我者。棄已而存。天下之

已者。也。天下之已。存而我之已。亦與俱存。故夫喪我

者。存妙我之大者也。存古之已。於古存今之已。於今存

儒之已。於儒存墨之已。於墨存辨士之已。於辨士而

我分毫不與。所謂因彼而有我。不自有。篇中照之以

天。不用寓庸。皆是物也。由是觀之。萬千生死。萬千可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三

否。如圖斯轉。原無一定。不執一。所以一也。恢詭譎怪、

道通為一。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此一豈

為之所得哉。妙於不為之。而無不為。所以精神不勞

而遊乎道之初。若勞神明為之。而一敗矣。罔兩也。影

也。一也。蝴蝶也。莊周也。一也。此亦豈妙為之所得哉。勞

神明為之。而影與蝴蝶莊周之一。亦敗矣。惟不物乎

物而壹付之天下。之自為物。物有不齊乎。地之美者

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識之達者。同于齊物。而不

同於所齊。不同於所生。而任其自齊。物所以樂得其齊也



付我於天下而天下皆我嗒然喪我嗒然見我矣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天



南華真經影史卷之三

古橋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男 棠展臣校閱

六世孫

以清

七世孫

重校刊

東櫺椅楨桂材楚榮相榦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三

一

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齊桓問管仲。富有涯乎。仲曰。水之涯。其無水者也。富之涯。其富已足者也。富安有足時。若知足。富已足矣。夫貪富難足。况貪知乎。故夫知者。身之毒也。生短而知長。不惟營生前也。并身後而營之物。莫不貴。是不知貴之適以賤也。爲善二句。非僅僅上不敢爲君子之德。下不敢爲非僻之行而已。兩無近。煞有機權在。昔有女初嫁。母教之曰。慎莫爲善。女曰。不爲善。可爲惡乎。曰。善且不爲。况惡乎。大抵善惡中間。名利知巧。



爐火之事勿泥也

都無用處。若能因物付物。因世救世。不執已見。而一任天理之動。依然未發之中。卽所云緣督爲經者是。督卽中脉也。凡人作用。不外善惡兩途。以善勸善。不妨爲善用。惡止惡。不妨爲惡。無近名卽爲善之中。無近刑卽爲惡之中。離善惡。無中離中。無善惡。三句合看。纔見作用之妙。如是卽修短難必哉。而神之不朽。也可以補小年。况德全者。筭永乎。故貞士以之奉其生。孝子并以奉其親。緣督卽修鍊馭氣之方。奇經八脉。中脉爲督。太玄經有督卦。以督爲黃中之宮。人身背有督脉。乃尾闾通氣於泥丸者。莊未及談吐納。

章。雷書有言。世人以智能苦其生者多矣。人之生百歲耳。而百患憂煎。以此言之。彭祖之苦也。甚矣。天之不使人知也。則其安我者也。而我必計往探來。以苦其生。不亦殆乎。故夫有不知而適知者。可享也有不盡而其盡者可足也。君子無開罪于已。無開罪于天。無開罪于物。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而善與惡之兩忘。養生之微言。卽逍遙之宗旨也。可知兩無近神聖大經大用不外此。觀後屠刀之法。可參且夫善者不善者之蒿矢也。如揖讓之有子之征誅之有徐偃。居攝。



壁大法幢  
播大法鼓  
驚一四天  
下

通篇談技  
恰是通篇  
談道看作  
兩極便非

之有莽操。做善而適得不善。名之誤天下也。三才皆有刑。紊天地之常者。鬼神殺之。中陰陽之患者。疾病殺之。犯人道之忌者。國典殺之。然古來英雄。儘有爲法受惡處。或犯大不韙。以救天下。或蒙垢辱。以全一國。一家。或佯狂自放。以全一身。法之所繩。心之所慊。卽三才其若之。何語曰。知陰陽之有過者。可以怨。萬物之失。又曰。與天地同過者。可不責也。故曰。無近刑。與爲善。不入天堂。爲惡。不入地獄。大旨相似。如是。則世出世間。不可無君子之善。尤不可無君子之惡。善之與惡。總一君子時中之妙用耳。故曰。緣督以爲經。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三

三

豈於非善。非惡。半善。半惡。枯中之守乎。中者中也。如射之中的。然夫期於中的。則出世入世。皆中。太過不及。皆中。不則妄發。而中秋毫。非常儀的矣。故曰。託不得已。以養中。斯其至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

看素○刀○亦是○天○鏡○

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

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

滿○闕○上○坐○一○庖○丁○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



譚云道德性命功業文章小心放膽數語括盡

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輒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所見無非牛功之執而未化也未嘗見全牛功之執化牛也神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三

四

遇不以目視忘乎牛矣忘乎牛而後可以解牛此全是養刀工候非僅解牛法也良庖族庖其不知養刀愈矣又安所謂有間無厚者而用之事無論大小難易皆有間間者事與勢與人之湊理也乘而抵之力不勞而成功也易兵家以善用間歸之聖人曰微乎微乎無所不用間也閭世之變與行兵曷兩焉有餘地者投之於衆虛也此之餘地雖間與刃為之亦善用間與刃者為之目無全牛目有余地也官止神欲神有余地也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理有余地也成見在胸自然神閑氣定優游寬坦遊衆虛而無碍矣



語云御車者若車不  
行打車即  
是政言牛  
與車不任  
受功罪也  
其實有在

建空大奇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三

五

族。卽。衆。節。之。間。難。爲。者。不。敢。以。易。心。處。之。牛。子。我。以。有。餘。之。地。而。我。不。敢。以。有。餘。之。地。自。子。刀。子。我。以。有。餘。之。地。而。我。不。敢。以。有。餘。之。地。子。刀。怵。爲。戒。小。心。也。視。爲。止。收。視。也。行。爲。遲。欽。遲。不。敢。遽。也。其。動。刀。也。不。以。力。不。以。巧。全。是。一。片。精。神。迎。送。而。以。免。起。鶻。落。之。勢。追。之。故。曰。動。刀。甚。微。謙。然。已。解。不。知。其。爲。我。歟。牛。歟。刀。歟。我。不。負。刀。刀。不。負。我。我。與。刀。不。負。牛。刀。樂。爲。有。道。之。用。而。不。倦。牛。死。於。有。道。之。技。而。無。憾。真。有。神。理。縱。橫。淋。漓。興。盡。之。致。善。刀。而。藏。我。還。無。我。牛。還。無。牛。刀。還。無。刀。矣。直。是。不。以。我。養。生。也。而。以。生。養。生。養。

還。無。養。而。已。斯。固。善。養。生。者。善。養。刀。者。也。不。然。歲。更。月。更。寧。有。旣。乎。夫。妙。奏。於。十。九。年。之。後。而。技。實。成。於。十。九。年。之。前。惟。怵。然。難。爲。一。刻。注。以。十。九。年。之。全。力。故。躊。蹰。滿。志。一。日。收。解。數。千。牛。之。全。功。否。則。牛。遭。鈍。刃。之。傷。刀。壞。庸。庖。之。手。詛。刀。是。乎。詛。操。刀。者。是。乎。列。子。紀。昌。學。射。妙。於。貫。虱。技。神。矣。人。知。解。牛。之。巧。與。貫。虱。同。巧。不。知。解。牛。之。難。與。貫。虱。同。難。見。虱。如。車。輪。而。後。紀。射。無。虛。的。未。嘗。見。全。牛。而。後。庖。刀。無。畱。刃。未。嘗。見。全。牛。者。見。其。間。之。謂。也。間。爲。衆。理。之。湊。卽。空。也。語。曰。刀。之。可。砍。也。空。者。利。之。空。則。非。刀。與。物。之。爲。而。



操刀者爲之聖人爲之有以建其空有文有武有生  
有殺有經有權空無乎不在中夫我心有虛萬物有  
際天地之間孰碍之故曰恢恢乎游刃又曰躊躇滿  
志旣奏刀時作用依然未鼓刀時氣象不惟人牛恬  
然亦人牛幾失善刀而藏非藏刀也庖丁自爲藏也  
藏庖丁於無何有之鄉而泯有用於不用功名遂  
身退天之道已將英雄後一着子贈人矣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  
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  
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三

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介乃別刑而曰天也非人也無適而非天也天之生  
使獨非別乃天所使天生右師之足足不自主聽之  
右師之天卽一足也而天寓焉達而觀之馬手牛翼  
有足還歸無足鼠肝虫臂彼足何非我足憐夔憐蚘  
多足何非一足豈必以人之兩足爲此拘拘者哉今  
夫雉以畜樊爲別也飲啄自如此時雉之天地儘寬  
神王矣而忽焉動驚樊之怖得非身安而慮羅者之  
隨其後乎夫樊內之與樊外皆天耳而必矜矜焉私  
以脫樊自倖不斲畜樊雉心有一樊矣神雖王曷善

明白妥亮  
洗盡從前  
穢解



市者曰欲  
將生者淚  
用作泉途  
餽鬼伯笑  
白吾何曾  
死哉謹璧  
上

乎知善之爲善勿善也何也雖不能安其維之天也  
豈非右師外生而生全澤雉戀生而生累也哉故善  
養生者善養其主而可也舊以雉畜樊爲神王鳥禁  
閉樊籠則大苦矣神何以王乎  
此篇三段三喻解牛是養生之喻澤雉是惡介之喻  
火傳是生死之喻將澤雉月看非是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  
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  
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三

七

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  
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老聃之流沙何以云死世無不死之人以爲死亦可  
耳此特借以闡無生無死主人并淡千古送死人淫  
涕也夫老聃之死前此矣後此矣客有去來郵常自  
若三號亦已多矣如哭子如哭母死而有知不大失  
笑哉何也老聃死秦失弔秦失死又有弔者不乃過  
客而弔過客死人而哭死人乎或曰老聃旣死矣哀  
樂何以能入鬼以人之哀樂爲哀樂耶政言人自有



哀樂人自領之。死者不受也。嗟乎來也去也。石火電光。究竟生何常生。死何常死。以象帝之先。原無生死也。故曰是謂帝之縣解。大宗師云。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解者。物有結之。正言本來無縛。何須用解。故以縣解歸之帝也。指窮於薪。匪啻前薪之窮也。凡薪終有盡時。卽遍大地作薪。薪終有盡。火自傳不恃薪。以傳也。故曰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四大薪也。性靈火也。方死方生而傳。此死彼生而傳。我死物生而傳。無死無生時。而亦傳有取火於空者。所取之火有盡。不取之火無盡焉。爾故善養火者。去穢薪以養火。善養

生者去煩惱薪以養生。

又總論

人世一屠場也。死生哀樂。機智焚燒。刀法一亂。希不傷手。善惡兩無。近一種身心妙用。所謂聖智造迷。鬼神不識。非真超脫。生死呼吸。帝心者。安能覷破哉。或曰。右師則足爲善。近刑矣。奈何。且遊刃之術。何在。乎夫。固曰天也。非人也。刀雖利。能與天抗乎。老聃之安。時處順。其榜樣也。第無失我之爲刀者已矣。雖然。此刀得之固難。操刀之人。更自不易。吾以緣督之中。爲刀之質。以天也。非人爲刀之命。以薪盡火傳爲鑄刀。



之火。以天理卻窾爲發刀之劓。以善惡順逆爲試刀之鋒。以無厚有間恢恢遊刃爲奏刀之地。以保身盡年養親爲大刀之用。以哀樂不入帝之縣解爲藏刀之密。用之陰而陰。用之陽而陽。用之順而順。用之逆而逆。用之生而生。用之死而死。用之天而天。用之地而地。用之人而人。縱橫三才。披尊滿志。操之者神。見之者吉。逢之者昌。可以孝親。可以享帝。而况區區養生乎。子有讀莊詩云。人世一屠場。餘地儘綽綽。吾欲拉庖丁。商量動刀法。動刀甚微。諫然已解。微字甚得緣督之神。故曰不難庖刀。而難操刀者。三教聖人如庖丁。其人何不生。死一條道理。一貫也哉。讀此者。庖丁與廣額屠兒一齊放下屠刀。立地證聖。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三

九



南華真經影史卷之四

周案曰讀  
人間世危  
懷蒼涼如  
行棧道莊

老費卻多  
少心慮多  
少叮嚀音  
人只以無  
心無為四  
字了之何  
裏說夢

譚元春曰  
未達人氣  
如人未習  
水土自不  
相入廣中  
浴法先以

南華真經影史卷之四  
古稿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宋展臣校閱

六世孫  
以清  
七世孫  
材桂檳  
重校刊

東  
櫛  
材  
桂  
檳  
楚  
榮  
相  
翰

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一

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  
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  
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  
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  
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  
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  
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  
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  
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



我投水正  
此意

周宗曰龍  
比何嘗好  
名然強君  
以不飲聞  
成君殺諫  
臣之名而  
臣獨享其  
忠名卻像  
好名一般  
令人腹痛

○又曰名  
實者聖人  
不能勝借  
聖人勤聖  
人真危苦  
之言也若  
曰聖人與  
庸君爭名  
是亦忠孝  
罪過耳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二

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  
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  
王公，必將乘人之闕，而圖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  
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  
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  
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  
以，亦，妙，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  
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  
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  
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

若乎？雖然，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  
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  
之所不為，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  
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  
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  
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  
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  
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  
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  
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



周案曰師  
心甚微於  
天古刪  
不出个心  
字總不離  
雜之一字  
於及化猶  
然河漢能  
空得心字  
纔是心齋  
故曰虛者  
心齋也

通段逶迤  
一條暢復  
一精整如  
水瀉地橫  
側凹凸有  
隨物賦形  
之妙

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  
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  
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  
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國有諍臣社稷之福顧內多欲而繩君以道可乎則  
必先審諸己而後可存於己者未定遽痛哭流涕以  
暴人之短交淺而言深行濁而言清弗善也名也者  
鬼神之惜也敗人之名以成己名誰其甘之而又翼  
之以知陰陽非擠何所不至故曰二者凶器名爲大  
利大害之物諫臣不可不審此也德厚信仁以吾言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三

爲厚德而果於自信也名聞不爭君素聞我鯁直名  
而不敢與爭諫未入而先忌矣氣與心兩不相入誰  
其聽之未達人氣氣字甚微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  
左傳云其氣焰以取之龜食蟒飛鼠斷猿青要食虎  
皆以小制大在氣不在形也夫仁義繩墨之言君之  
所不樂聞也侃直強諫之美左右妬而欲陰壞之者  
也以不樂聞之言乘以疑心盛氣而又加之嫉妬之  
侵希言之無罪得乎卽曰欲君親賢遠不肖也顧小  
人所惜者亦同此名耳善除奸邪者陰爲之圖陽與  
之狃而使之不吾忌惡用身爲之的而矯焉自異於



人也哉。未獲疇離之祉。先中。小人之禍。古來如陳蕃。竇武者可鑒也。且轉圜之主。古今亦不多得。儘有自負英明。而好以雄辨屈折羣下。目熒色平。口營形容。極一時乘人鬪捷之狀。是時人臣不幸出於戇諫。君百端巧飾。以求必勝其臣。因言以罪。言也。君怒諫臣。而諫臣益慷慨激烈。以求必勝其君。因罪言愈益生。言也。驕凌煩碎。紛不可止。故名曰益多。龍逢捐脰。比干剖心。罹此患爾。夫人孰不愛其身。而至於身之不惜。細細參剝。畢竟名心所使。真能忠者。歸過于己。讓美於君。苟君醜之。不愛而下。要百姓心。以成身後名。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四

疇能忍之。何則。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巧於求名。有物敗之。天道人事。固爾。堯攻枝敖。禹攻有扈。其徵也。由是言之。諫君者可徒以口舌諍哉。則必整格君之術。而後可端。而虛勉而一遂。可格君乎。未也。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陽乃忠愛。慙心。心苟沉摯。顏色常定。如木雞然。一懷慷慨。便有專直在雄之氣。無論庸君望而生憚。卽英主理奪。不敢違我。因而案人之所感。以求暢遂我忠愛之心。豈不少酬夙念乎。然無論大德。卽小德亦未易成就。以彼執心之未化也。前諫執名。名固激而生猜。後諫執理。理亦苦而不



入諫者至此幾于無術矣。顏又尋一內直外曲成而  
上比三種道理爲言。一曰與天爲徒。君者天之子也。  
我有不同之德。君亦自有覺悟之良。我與君各安于  
天心之復而已。藏諫術于天者也。一曰與人爲徒。曲  
拳擎蹠不嫌煩重。唯之與阿不敢自異。藏諫術於人  
者也。一曰與古爲徒。雖有藥言而稱說無徵。勿信也。  
於是稽往鑑以規焉。述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  
藏諫術于古者也。然諫術太多終覺未安。以猶師心  
也有心。師天是心。非天有心。師人是心。非人有心。師  
古繩君於古是心。非古夫我未能與天與人與古化

而欲君之與我俱化得乎。精神默感默應不知所以  
然而然謂之化。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是  
也大抵善諫者不貴諤諤盡言而貴於畱不盡以爲  
之地。所謂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矣。故曰將執而不化又曰夫何可以及化。君子多乎  
哉不多也。夫不多二字真千古諫術也。夫  
此一段通章在醫上理會亦得門多疾人纔見名醫  
能救亂世纔見名世。故曰國庶幾有瘳此大醫王行  
願也。然善醫者必先能自醫而後醫人。仁慈愷惻者  
醫之心。謙下沈靜者醫之器。精明廉潔者醫之品。因



人因時因脉而不泥方以自悞悞人者醫之術故曰  
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也乃所最忌者亦是好名一  
念好名則必爭名爭名則必抑人獎己犯衆醫之所  
忌又必暴主人之陰醜與主人之他患而幸其言之  
中以自爲功又必侃然在雄時露德色鬼神其技謂  
旦夕可効而不屑需之積漸幸而驗則自居功不驗  
則歸諸主人之不專與不善攝而造物亦代受其罪  
語曰庸臣費國庸醫費人不千古同患哉夫醫者意  
也昔文殊觀大地木石皆藥故能以慈衷瘳痼疾不  
欲與人醫悟坐臥音聲皆藥故能以慈衷瘳痼疾不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六

爭名而讓美於人使人一見生歡喜心此一藥也不  
樂發人之陰醜與他患坦衷悲色時時溫語寬譬之  
使人傾心以軀命託我而不我疑此一藥也不執拘  
自是處心宛轉絕無責報之念與畱病自重之心而  
又舒徐忍耐日漸一日以俟其霍然而後已此又一  
藥也猶未也人孰不賦性於天我能醫人亦能自  
醫劑投而効速者自醫之功勝也是醫以天也爲之  
撫摩爲之洗濯甚且爲之吮舐垢不辭穢久不辭倦  
風雨蚤晏不辭辛苦而甘同衆醫之所爲是醫以人  
也且又勤學下問稽之靈樞審之本草按之圖經廣



至理此借  
醫王畫出  
心齋學問  
莊以行文  
故奇而簡  
此以茂注  
故奇而核  
其識力均  
也

證之以軒岐和鵠確然成見在胸而投之無差是醫  
以古也然而設方太多終鮮神効非心之一字未化  
乎醫者之心猶然病在而欲以病入醫病入得乎必  
先將此心一切捐除然後以空然無物之衷選藥而  
藥爲我用我不責速効於藥而病爲我除忘醫之名  
忘醫之識忘醫之心又并忘服藥之人與用藥之我  
所謂虛爲心齋此也所謂未始有同此也昔維摩詰  
曰衆生病愈則菩薩病愈吾則曰菩薩病愈斯衆生  
病愈蓋自醫而後醫人自度而後度人斯固探本之  
論也與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七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  
而爲之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立顏回曰回之家貧唯  
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  
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  
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  
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  
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使得之也未始  
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能入遊其樊  
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  
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



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  
○二○語○心○  
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  
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舜禹之  
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心體本虛。天資之勝累之。不則世務之狗與學問之  
多累之。卽上段天人古三種是也。齋者齊也。齊其不  
齊。所謂止也。止于耳。止于符。以視止止猶隔矣。符乃  
我與人操驗之物。未是澹漠之境。氣則遊於未始有  
物之初。以待物。緹灰獸動而萬物未生。全是一片虛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八

空境地矣。此中遣一回不得。執一回不得。閱世於回  
也。世無趣回之迹。閱回於世也。回無留世之心。詎尚  
羈樊而招搖市名。以取累乎。所謂我不醫之。彼惡得  
而買之也。無門不榜。人以徑竇也。無毒不試。人以無  
妄之藥也。一起淡漠不得已而後起。飛而不以翼。知  
而不以知。知虛室生白。太宇定者。天光發也。淵乎萬  
物之鏡。一止衆止。吉祥之所求也。夫吉祥者。鬼神所  
司也。我自有其吉祥。而不貸德於鬼神。則鬼神自我  
矣。或問瞻彼闕者何義。曰考之道家有守默。朝帝法  
封閉一室。不留線光。收視靜坐。默朝帝闕。數月後。睹



室通明。秋毫洞見。意此是瞻。彼闕者。虛室生白也。晏  
寂之門。固自有妙。喜吉祥。非通立者。未易知耳。又老  
聃弟子。亢倉子。能視聽不用耳目。曰。我合體於心。合  
心於氣。合氣於神。合神於無。其有介然之色。有唯然  
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目睫之內。來于我者。我  
必知之。非役心以知之。其自知而已。此卽氣聽之說。  
飛不以翼。知不以知。知虛室生白。此中消息也。  
心齋一段。明連上。顏回將之。衛夫子告以事君之法。  
來不應如俗解。分開說。觀後二則。可知葉公使齊。告  
以乘物游心。託不得已。以養中。顏闔傳太子。告以就

不欲入。和。不欲出。蓋忠義必本之學問。而學問必先  
正己心。以正君心。然執着一心。便滯而不化。又須心  
無其心。直証心齋始得。此莊老卽心學爲諫法。比儒  
者議論更進也。顏子前言。端虛勉一。又言。天人與古  
爲徒。夫子皆少之。便知百尺竿頭。尚有進步。而進在  
何處。故曰。敢問其方。夫子本心齋妙蘊。細闡一番。將  
前師心病。根層剝盡。其要歸於與太空合體。與鬼  
神合德。至一止衆止。纔不負天使。而一氣可與帝通。  
虛室可與事君矣。虛室生白。天見古見人見一切捐  
除。恍見未始有回。以前本來面目。立藏錄云。照物者



天也。照物形者鏡也。天之道以清。鏡之道以明。真君存。存。天清。鏡明。由是一止。衆止。非卽妙吉祥善事乎。或曰。心知且外矣。何以又云。徇耳目內通。曰此廢心。用形學問。卽是不以耳聽。而以氣聽之說。大士耳根圓通。阿律它半頭天。眼彷彿似之。以一腔爲虛室。以靈臺爲生白之光。以天地爲虛室。以四方爲生白之光。內視也。御簞瓢。可以見尼山之卓爾。遐矚也。登泰山。可以見吳門之白馬。天地人古今皆一氣中吐納。况區區君臣事使之際乎。由是我與君遇於不得已。不炫凶器而德吉祥。不揚采色而色吉祥。無事多而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十

不諫而言吉祥。皆心學中餘事矣。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麤。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旣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

周宋曰事

君事親事

心三段如

三神山聖

之一水可

航御在東

海東邊誰

能騎空徑

渡又曰事

心矣亦須

如事親事

君兩置之

安而後可

久知遺身



可以事君  
親不知遺  
身而後可  
以事心也

周家曰言  
虛行實然  
其中亦自  
有風波故  
曰實喪  
又曰讀至  
此真如禍  
蜀道難數  
十過使人  
不寒而慄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衷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士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于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



譚元春曰  
作與報相  
應何作爲  
報也莫若  
爲致命樓  
託于養中  
歸着于致  
命非驕妄  
語

千古來龍  
比之血方  
暖申生之  
哭未已子

命此其難者

人道之患敗名辱國上下譙訶也陰陽之患倭成倭  
敗得失內戰也麤而不臧殤無欲清所食者監門麤  
糲之食職炊者竈養齷齪之人無醴漿精粢之甘無  
與臺擁衛之盛祇有忙茶飯之苦與子身驅馳之勞  
而已若成若不成兩患互迫中心焚如即欲飲冰止  
熱而熱愈甚以勞頓憂煎之火比之饑火更甚也不  
擇地不擇事爲人臣子者唯命之從安意隱忍苦心  
幹旋之而不敢苟且塞責以傷慈父之心與主上之  
明豈非忠孝盛軌哉然而執一忠孝累忠孝矣何也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主

勸之曰止  
止諸男子  
不須慟哭  
且自上學  
讀書或問  
曰何如曰  
所謂一部  
論語不可  
不讀也  
危情辣境  
閱歷熟透  
而以誦乎  
仁人之言  
出之諷之  
愈寬愈深  
愈惻文復  
如蘇髯  
周案曰乘  
物者言行  
之物也亦

忠孝者死與生之物也我以生死累忠孝而忠孝即  
以生死累君父則是忠孝之爲天下賤久矣故善事  
君父者必先自事其心而後可善事心者善自忘其  
生死之身者也一以生死之身安諸義命安之不得  
已而忠孝乃始貴於天下亦以學問之美將之而貴  
乎今夫行事者人之門也言行者身之毒也宅于不  
得已而忠孝行乎中不得已者即無可奈何之命也  
無可奈何即是臣子之命語曰六親不和有孝子國  
家昏亂有忠臣孝而申生而曾參寧非孝也然而不  
必也忠而龍比而萇宏寧非忠也然而不必也何也



卽忠孝之物也。不先設忠孝于心而因時以應之。所謂游心而託於不得已也。

周宋曰涉世不妨就與和病處只在入與出耳。入則連身放倒。覺形穢矣。出則輕浮。顯露心淺。薄寡沉靜矣。就與和。

事君親以身。未能事君親以道。總於生死上起見也。人道之患。陰陽之患。寧有既乎。總是悅生惡死一念。未能徹底透脫。而生死之關。則又機發于言爲最毒。戰國之君。一喜立談取相。一怒伏尸流血。傳言實難。行事亦不易。傳其溢。傳其陰。傳其亂。而行事又刻薄。慘酷。弗我以獸死之音。應我以不肖之心。殆哉。豈乎立乎不測。而無餘地。以自予孰知所終。其爲後悔可勝嘆哉。由斯以觀。事心之道亟矣。孝者愛親之善物也。而有以致諸其親。其爲愛親之物。殆矣。忠者事君之善物也。而有以致諸其君。其爲事君之物。殆矣。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三

矣。可知忠孝之物。非貴有貴于忠孝者。而物乃貴也。乘物以游心。而安之若命。命卽中也。安忠孝之命。而妙乎無心。卽所以養中也。故曰。自事其心者。安之若命。又曰。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千古聖賢事心學問。靜氣細讀。心齋咫尺。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是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都成累物  
不可戒諸  
○又曰達  
之入于無  
疵君瑕汰  
而德成矣  
是不入不  
出此處論  
一段迷列  
子語蟻臂  
養虎兩喻  
又插愛馬  
方矢復沓  
矣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  
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  
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  
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  
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  
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  
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  
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蜚蠊僕  
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西

忘可不慎邪。  
舊解形莫若就。與之同也。心莫若和。與之異也。莊子  
通篇和之以是非。和之以天倪。未有將和字。訓異字  
者。和乃將底蘊傾倒與人。略無含蓄也。然何以均有  
患。就則惡其勞。形以喪我。和則惡其屈。志以媚人。就  
而入者。交淺言深。犯浚恆之凶。無骨之人也。和而出  
者。一味媚悅。失之淺露。犯來兌之凶。無性之人也。語  
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游之泳之。就須有  
深淺之宜。若不酌其宜。而輕以肝膈投人。能無顛滅  
崩蹶之患乎。語曰。味之貴和也。辛甘鹹淡。不內決于



口而外決於宰人則失味矣。衷之貴和也。不內斷于  
心而外決于庸君與王人則失是矣。即衆多愛我交  
口讚揚聲名妖孽祇見其敗也已何也。我爲師傅則  
君德之成否責綦重矣。猶之玉人使之攻玉不能汰  
其瑕而益之疵奚爲貴國工乎。與之爲嬰兒爲無町  
畦無崖就矣和矣而有不入不出者以期達之無  
疵而後已。德性才猷深沈不露畜道匡主而潤之以  
去其污此之妙用正和以天不以人所謂和之以天  
倪也。况衛太子恃年少聰察以操臣下猶之穉虎生  
駒哉。參術少疎便逢其怒無恃我之螳臂而一如其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圭

養虎一如其愛馬有師傅之美材而不以自恃愛君  
父之過而曲爲幹旋于以達其怒而去其疵君與臣  
不亦兩遊於拜颺之美乎此之不入不出總是託不  
得已以養中學問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

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

譚云老法家眼

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

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肖視

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

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腐以爲



桎則蠹是不材之木也周云信口漏出消息無所用故能若是之壽譚匠石

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譚云幻境若將比予於文木耶

夫粗梨橘柚果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

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

死乃今得之爲子大用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

邪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

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

則爲社何耶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

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係與衆異

南華真經影史卷四

夫

剗剗似韓  
公子書

人貴有用則必貴才然才實衆苦之奏有道者所不

樂居也古來儘多聖賢之臣子事昏庸之君父不肖

之君父畜名世之臣子以是言之不才者才者之所

奉也才者不才者之所奴也試觀人道陰陽之患養

虎愛馬之患已如此矣又况剖心血碧之纍纍乎無

所可用故若是壽匠石已是散木知己而奈世之不

知己者之多也夫社特其偶寄焉爾而顧疑託社苟

全來不知己者詬厲彼自陋耳櫟何與焉不爲社者

且幾有剪乎人知社爲櫟之衛而不知櫟之不材其



周案曰不材之木三  
段作一  
讀只筆陣  
波瀾異耳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七

自爲社有餘矣。今夫人無自全之勢。斯託於衆所服者。以載其身。恃物不侵。而爲固不材者。旣爲衆所弗侵矣。卽人之所棄。爲我之所保。而又託義於社。託之義不成矣。以義譽之。譽其有自託之智也。吾謂猶之託厲耳。何也。其爲不知已均也。一以爲託。一以爲譽。託者固非。而譽亦未得其於不材之木。兩失之。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

人狂醒三日而己。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

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譚云一嘆後、觸出許  
多神人、至○理○卻○只○一○句○似○了○不○了○奇池可思

天下非真有才者不能爲大才。亦非真有才者勿能爲不才。神人以此不材。寄幽賞於神人。嘆唱無盡。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輝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支離

解祠祭也取解散不祥迎福之義神人所為大祥其  
不祥者是大祥以不祥養之與

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  
髀為脅挫鍼治癰足以餬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上  
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  
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  
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其德蓋有德而借不德以自覆所謂雄鷄斷尾  
憚其為犧也披葛懷玉而不難食天下之垢拾人世  
之唾餘以養生孰有愁其生者乎辭末世之禍席鬼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文

神之吉以此

周案曰福  
輕羽禍重  
地晉解都  
為鳩古

周案曰危  
詞苦語長  
歌甚于痛  
哭他日勝  
今之歌不  
啻倚而和  
之矣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  
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  
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  
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  
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  
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人求有用莊老獨主張無用亦因乎時而已天下無  
道僅免刑焉所以獲福最難而福輕觸途皆禍而禍



一語見道  
莫宏孝已  
諸人短氣

重也。迷陽刺草也。世路崎嶇。投足卽碍。猶然聲名妖孽。招搖炫世。陷阱在前。自驅之矣。夫擇福莫若厚。擇禍莫若輕。蹲鳳。翻於荆棘。植文木於蓁蒿。已不免於傷。而况爲鴟鵂之所啄。市僧虞衡之所求乎。故君子與爲德衰之鳳。不若爲北漠之鵬。與爲自冠之山木。食割之桂漆。不若爲不材之社櫟。何也。有用者傷生。之斧斤。無用者全生。之虛室也。可知忠孝有忠孝之才。不見才。所以善用才也。無用之孝。正善于用孝。無用之忠。正善于用忠。不則自焚也。自冠也。未食忠孝之福。先罹忠孝之禍。可勝道哉。總是一宅而寓于不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无

得已。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乃所以悠然于人間世者也。

又總論

逍遙遊。是出世間事。人間世。是入世間事。逍遙歸結大瓢大杓。人間歸結支離散木。出世間總是物耳。離世間。覓逍遙鄉。漆園吏不笑人哉。然莫不有道焉。先存諸已。而後求諸人。是也。所存乎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兩無暇字。抹殺一等舍己耘人。醉生醉死。人羞慚無地。畢竟先存諸已者何物。若俗儒定謂先



存忠孝矣。而不知忠孝聖人之所不樂聞也。有物焉。先乎忠孝而存。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曰託不得已。以養中。中者何氣而已矣。君臣父子相取。只在一氣中。密密承接。微乎微乎。故曰未達人氣。又曰氣也者。虛而待物。管子行軍有以管插地聽五聲者。卽氣聽之說也。一爲名根才識粘滯氣便麤而不化。所云氣息。弗然。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矣。可知諫術莫先事心。而事心莫先調氣。如養丹砂火候。有程如調琴絃緩急。有度綿綿若存而投之於衆虛。豈不捋虎鬚如狎鷗鳥哉。存已求人消息和盤拓出矣。石匠子綦荆氏

前華真經影史

卷四

平

離疏其榜樣也。不才之爲真才。無用之爲有用。出世幽懷都成入世妙用。人間世卽逍遙鄉毒哉。仙仙乎真一快也。末又以接輿一歌侑之。所謂咏嘆之不足而長言之。真有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之思渺緒幽衷。倚徙搖曳涉世訣。作文訣。一一引入勝地矣。

中密密承接微乎微乎故曰未達人氣又曰氣也者虛而待物管子行軍有以管插地聽五聲者卽氣聽之說也一爲名根才識粘滯氣便麤而不化所云氣息弗然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矣可知諫術莫先事心而事心莫先調氣如養丹砂火候有程如調琴絃緩急有度綿綿若存而投之於衆虛豈不捋虎鬚如狎鷗鳥哉存已求人消息和盤拓出矣石匠子綦荆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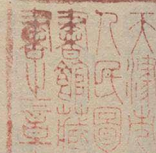




南華真經影史卷之五

古鵲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男 案展臣參評



六世孫

以清

七世孫

重校刊

東欄椅楨桂材楚榮相榦

德充符

譚元春曰  
師友之間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五

必有此一  
殺纔深

一

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  
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  
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  
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  
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  
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  
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  
者視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  
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

周案曰於  
生死任天  
崩地裂直  
不貶眼有  
大於天地  
者而天地  
不能爲之  
動也下文  
雖入九軍  
卽是無天



於上無神  
於下神力  
一物視所  
一是大於  
天地之物

生死事大  
正如天崩  
地墜而笑  
傲自如如  
鳥獲其舉  
爵酒其力  
大也如劉  
伶不直生  
前一杯酒  
其識遺也

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  
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  
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  
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  
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係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  
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  
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  
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有以物爲事  
乎

貽與仲尼聚徒幾中分魯盛矣究其立教一善生死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五

二

一遺生死議論較夫子新奇可喜故從遊最多生死  
亦大矣不爲所變卽天地覆墜此心不與之俱遺落  
蓋生死自大貽之於生死無大也其力有以勝之也  
人力雖大不能自舉其身積內力者遺身而身舉矣  
天地覆墜直不貶瞬是何神力我大而物小生死自  
無能勝之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至樂篇曰生者假  
借也與假之而生句同言人一受成形未始不假生  
死之物然物有去來所以命物者不與同去來也萬  
物皆一視所一而不見所喪一者何理爾氣爾語曰  
庖人治蟹遺足几上蟹已羹而足猶動然則生死往



應知元者  
王駘是關  
尹真人後  
身

登假二字  
得此確証  
纔明

來一氣也。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死生。然則元者。王  
駘。特未羹之蟹耳。視喪其足。亦猶几上之遺足耳。足  
自死。王駘自生。往來一氣。又何生死之殊乎。以其心  
得其常心。言駘之心。與常人一耳。物何爲最。最尊  
也。言何爲從遊者。尊崇之若此之多。不知平常心是  
道。而物欲紛之。猶之止水爲萬物之鏡。而塵垢擾之。  
止水。卽列子所稱九淵。非澄之能清。非撓之能濁。衆  
水之不止者。投之而止矣。故曰。一止衆止。正生以正  
衆生。亦如是要知止。水自止。止無趨水之意。水無求  
止之情。不則爲腐水。腐水非止矣。正無赴生之迹。生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五

三

無求正之心。不則爲益生。益生非正矣。此之工力。須  
勇猛精悍。揀一死以要之。如大將雄入九軍。渾身是  
膽。始得。所謂外其身而身存。故曰。一知之所知。而心  
未嘗死也。擇曰。登假。言真能具此雄入九軍神力。於  
生死豈不當。下截流。悟入寥天。刻期可待也。登假者。  
登遐也。列子曰。穆王神人哉。能窮終身之樂。乃徂世。  
以爲登假焉。登假卽升遐。本此擇曰者。得道之人。去  
來預知時日也。何有以物爲事。言不屑以弟子多寡  
爲事耳。學者讀此。須具勇猛心。鞭入。庶不負莊老婆  
心也。



譚元春曰  
先生之門  
壓倒貴俗

周案曰日  
刪之而不  
能無者過  
也賢愚聖  
知皆在過  
中食息自

狀其過以  
不當亡不  
知已過之  
人也不狀  
其過不當  
存自知已  
過而諱過  
之人也

申屠嘉元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亡者寡。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五

四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元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楚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惠吉逆凶理之凡也。然有其理，不必責其事。夫牛貧魍，富同天。距壽造物，豈爲此拘拘者哉？存一責報之念，或有驗與不驗，止見我是而天有不是，此不祥之甚也。自狀其無過以不當亡，亡有宜亡無過而亡，天



晉人將鈔  
理鈔句干  
年活埋今  
日始見白

有罪焉爾。不自狀其過以不當存，存有宜存，不悔過而倖存，自以爲我罪伊何焉。爾怨天者多，自反者少。四句皆是不安命之詞，存與亡是有命焉，可執券而求哉。夫言命則莫非命，有道者之有存而無亡，猶之善射者之有中而無失也。羿之射也，必中的，遊於彀矣，而有時不中，非射之罪也，是亦羿之命耳。則我之無罪，天宜佑之，而不免於別，豈非我之命乎。羿代聖賢之命，受罪聖賢亦宜引羿之命自安而可也。遊於羿之彀中，是倒插句法，篇中如此甚多，卽與自狀其過句法同。自狀其過，業已有過矣，何以不當亡，又莊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五

是倒插句法

五

云凍者假兼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若泥之遊羿彀中，羿之彀中何以遊暘者之冬，何以反乎。淮南述之云凍者假兼衣於春，暘者假冷風於秋，便爾洞然明白矣。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旣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



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子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斬以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生死爲一條以不可不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叔山無趾放蕩禮法者不能藏身之固而輕以身爲世構故不免傷足昔子春傷足三月不下堂尙有憂色爲其父母之遺體也無趾尊足豈真以毀傷親體發悔過心耶彼謂足則不復續矣視所一而不見所喪外其形骸而形骸益尊是無足而有足也故曰猶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五

六

踏翻道理  
牛迹直令  
孔老無站  
立處是則  
名爲報佛  
恩也

有尊足者存務學補前失自是聖賢補過學問彼豈肯以是爲拘拘者哉老聃欲以生死一條可否一貫者解夫子桎梏或曰夫子朝聞道夕死可則業已生死一條矣無可無不可則業已不可不可一貫矣又何解爲而不知桎梏之縛依然在也何則以聞道爲可死彼未聞者何以死猶然生與死之兩歧也以有可有不可爲非便有个不可在無可無不可爲是便有个可在猶然以不可不可爲兩橛也不猶去黥痕而痕愈顯剗剗迹而迹愈彰乎一心不生聖凡無地頭上安頭無有是處束縛名教窠臼無有出期故曰



天刑之安可解

譚元春曰  
是此一段

高穆牽人  
懷想

周榮曰哀  
問事絕恆  
區孔答理  
絕恆區是  
神境鬼境  
非復生人  
氣息又  
曰不即入  
本人本事  
從閑語喻  
語說起局  
陣奇橫  
牙字好眼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五

七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

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

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

母者少焉駒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

斷其母子出矣

譚云世俗母子恩愛慈乃斷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

人之葬也不以鬻資別者之屢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

為天子之諸御不厭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復使

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

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

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



如此說全  
才難哉

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  
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  
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  
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係之而  
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  
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  
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  
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  
而已矣

語曰先唱者路之窮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和而不唱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五

八

所謂天下不可先而可後是老氏家法無位無祿又  
以奇醜聞且而雌雄合乎前婦人奉爲賢雄哀公又  
躡婦人之後樂爲之雌吉祥止止藹然天和分明畫  
出與物皆春氣象然天地淑郵之氣釀而爲春人自  
愛春非春之愛人也使有意迎人而號之春春則始  
矣食死母者棄之而走君形者亡也古戰敗而死不  
歸域兆卽葬以夜行不置翼賤其無勇也則者不受  
屨無所可用也古禮天子諸御不剪爪不穿耳爪不  
剪耳不穿貴其真也取妻止於外上卿大夫迓之止  
於外寢三日告之廟告之蒼祇乃御也總喻質瑕者

引核典故  
句句精確



人賤。真玉者不飾也。有入世之才。有出世之才。有非  
出。非入。嬉遊一世之才。所謂波流梯靡而未始出其  
宗。任死生存亡。窮達富貴。一切變幻。命日行於不得  
已。而日冥其造始之因。遊於未始有始。而攝物於和  
攝。和於春。攝春於時。攝時於心。心者超乎時。而生時  
者也。心無接物之勞。而物自食其和吉之氣。非具絕  
世識力。與學問者能乎。所謂具聖人之才。而又具聖  
人之道者也。故曰。是謂才全。水停之盛。如十年九潦  
弗加溢。八年七旱。弗加損。是之謂盛。是之謂平。於一  
汀一壑。求之便驟盈驟涸。失其平矣。是則水者魚之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五

九

命也。德者人之命也。曷其有魚。無水而泛。濫之水。無  
以育魚。曷其有人。無德而淺露之德。無以育物。藏德  
於漠。而羣物託命焉。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德  
不形。而才乃全。爾生時。水停。雖兩喻然。水在時中者  
也。水受氣於時。而後水不腐。春不<sup>妙</sup>生於時。生於心。而  
後春不窮。魚自不能離水。物自不能離春也。與  
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  
肩。甕盎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不<sup>奇</sup>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sup>奇</sup>忘。  
此謂誠忘。故聖人之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



周榮曰奇  
思與諸鬼  
火灼人

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旣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渺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大。

人誰無情。情之所不能忘者。好惡耳。然美惡無定形。則好惡無定情。邢夫人美色也。尹婕妤遙憎。癩宿醜女也。而齊宣特愛。然則好惡果恃美惡哉。恃其天爾。無脈大癭。千古奇醜。而視其脰肩。肩纖美。忘其醜。不忘其德。好惡以天。不以人。幾於自然矣。故曰此謂誠。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五

十

名通

忘。誠忘者。妙乎無情。無情所以獨成其天也。人之大患。以吾有身。有身因有知。有知有約。有德有工。機變而巧也。要約而黨也。于响而恩也。販而柴柵其中也。皆累身之大者也。聖人一切忘之。而妙於天鬻。納其清虛。汰其穢濁。何不吸其天。而吐其人乎。不謀。惡用知。四語大是格言。人生只現在一日。可憑耳。夫不能必。今日乃前所思。又安能必。後日乃今所思乎。多謀多機。多機多害。所謂折閱也。空然勿兩之機忘矣。原無有。謀。惡用知。文木斲犧。荆玉斲圭。非弗寶貴也。而璞不完。聖人游世。與之爲嬰兒爾矣。冰灰相息。膠漆相賊。



也。曷其有之而固乎。喪者失也。失性而後道。失道而後德。德者恩澤之滋。達者鄙爲餌世之物耳。至人襟度。海天空闊。失得何恤焉。泣罪餌虞。陰行善餌商。約法三章。餌秦是欺德也。聖人勿屑之矣。貨有三賈。吾道亦然。稗史說鈴。雜見穢聞。柴柵其中。以爲信貨。下賈也。藥言萬行。大醇小疵。疲精貿販。以爲奇貨。中賈也。墳典索丘。五經千八百國史。孫王祖帝。簡其精良。以爲神貨。上賈也。聖心空然。無物一貨不存於三賈。何居焉。而若商販之爲也。故曰不貨。惡用商。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五

七

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旣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周案曰。悠然選德之思。

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施蓋欲有其身於天下也。隱然食名之思焉。不知有真身。有幻身。真身者精神之謂也。幻身百歲耳。真身與地天相畢。如是以生之。如



是以完之可爾。而欲益生以求之。不亦悞乎。益生則必徇情。徇情則必逐物。匪第五欲攫攘已也。益以機智。益以技藝。益以懸河之口。益以五車之學問。益以聲名之光耀。騰淖殘殫性命。倡爲渺說高論。以飾智驚愚。而一己之精神。毫不顧惜。則亦狼疾人而已矣。由此言之。欲見其身於天下。不若愛其精神。以爲天下。欲食身後名於萬古。不若藏其精神於萬古。之爲愈。也不然者。求以益己。而費已實多。不亦哀乎。故曰。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天選子形句。雖呼醒惠施一輩。實爲王駘諸人結案。德充符一篇精神。歸宿在

此王駘申屠嘉叔山無趾三人兀者也。哀駘它惡駭天下者也。支離無脰。夔益大癭。攣腫並頸者也。賦形皆爲天所棄。顧諸人亦若自放其形。而取精於形。形者以自寵。一曰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一曰才全而德不形。一曰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咸守雌忍辱超然証聖。始知人何必選形哉。選德而可耳。若堅白一輩。高談雄辯。傾動一時。倚吟據臆。自哂無謂。形爲天之所獨私。而德爲天下之所獨棄。王駘諸人不笑人哉。始知德充符。匪以形充。以德充也。洵矣。堅白論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



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  
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堅白域於石、惡乎離、  
石其無有、惡取堅白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  
果不若因是解云、以手拊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  
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石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  
與藏也、堅藏於目、而目不見堅、誰謂堅不藏乎、白不  
離手、手不知白、誰謂白不離乎、離非物使之離、乃天  
然而自離、故曰、因是須知此、因是與和是非而休乎  
天均異、彼以爲目不知堅、因其目而可、手不知白、因  
其手而可、而不知目與手既皆可以知石矣、手何不

可知、白目何不可知、堅也哉、何則、堅白者、石之堅白  
也、石有貞脆參焉、有黑白參焉、石非定有堅、定有白  
也、非定有堅者、非定有非堅也、非定有非堅者、堅亦  
可爲白、堅亦可無白也、非定有白者、非定有非白也  
非定有非白者、白亦可爲堅、白亦可無堅也、堅可爲  
白、是手亦可知、白可爲堅、是目亦可知、堅如是、則  
何必預立一手以壞天下之白、預立一目以壞天下  
之堅也哉、因堅而堅之、因白而白之、總是因石而石  
之、可爾、淮南鴻烈解、涓何子聞牛鳴以策卜之、曰、是  
黑牛也、而白題、使童子視之、曰、果黑牛也、而白題、故



以涓何之知。苦心勞神而與三尺之童子同功。卽此意也。若必勞精弊神。矯揉造作。豈天然因是之旨乎。天下篇曰。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返。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數語可爲惠施寫照。

又總論

形骸者。生之器也。有未嘗死者存焉。心是也。儒言正心。道言真君。釋言常住。真心同一旨也。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心內穢而餘諸身。瓶內穢而洗諸外。不亦惑乎。釋氏所謂妍皮裹癡骨。無有是處耳。兀者跛者。瘦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五

齒

者達觀者。不作是見也。且忘其外。而捫其裏。充充乎。有自得者。存所云德充符者。此是耶。楚有獻寶者。兩斬足而寶。乃論彼固以希世之寶。不以兩足易也。况其爲不落生死之寶乎。其爲尊足洗善。可勝道哉。雖然。此軀殼畢竟累人耳目鼻舌身。造無數聖賢。造無數黑業。語曰。人之大患。以吾有身。若吾無身。則有何患。德充符尚着身相。至其曰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又曰接而生時於心。又曰因其固然。而不益生。常住真心。不幾幾遇之乎。有身不若無身。自是德充符意裏之旨。獎王駘諸人。所以進王駘諸人也。若徒借



以爲惡駭者旌不猶買櫝而還其珠也耶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五

五



南華真經影史卷之六

古橋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男 宋展臣參評

六世孫

躡潛以清

七世孫

重校刊

東欄椅楨桂材楚檠相幹

大宗師

周榮曰全篇在打破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一

生死立義又不直說出生死一步深入無生無死處如大將斬陣塞旗須看其追亡逐北直搗黃龍窟痛飲處遊于物之所不得遇而皆存是黃龍窟痛飲時也

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為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嗟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



然而往。儵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愛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淒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只就生死道理上說起。不論知與不知也。舊認絕智。

去識。將王倪四問。四不知。影子解。非也。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已全吸下。女偶。子。祀。子。桑。戶。孟。孫。才。意。而子。子。與。從。生。死。中。打。出。乃。全。章。扼。要。在。此。人。身。一。任。陰。陽。搏。挽。誰。免。生。死。然。有。生。以。天。者。有。生。以。人。者。知。天。之。所。爲。者。胸。有。造。化。而。與。天。同。體。故。曰。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所。知。養。所。不。知。貧。窮。利。害。禍。福。壽。夭。有。數。存。焉。不。可。以。知。知。者。也。養。者。還。之。以。不。知。一。任。自。然。而。已。以。此。終。其。天。年。而。無。斧。斤。中。天。之。患。已。落。第。二。義。矣。是。人。而。生。者。也。雖。然。之。兩。者。均。能。妙。乎。無。待。乎。哉。有。人。可。知。固。遠。乎。天。有。天。可。知。亦。未。純。乎。



天也。天之非人。人之非天。又惡乎定之。且有真人而後有其知。真人非人也。真知非知也。古之真人。兩段概論真人之品之養。而真知在其中。如是而於天之生人之生頓徹矣。如是而生何足悅。死何足惡。非生不足悅。不知悅也。非死不足惡。不知惡也。往來始終。儻然兩忘。卽念是道。亦卽念是天。而不以人助天。人亦是天矣。有真人而後有其知者。此也。如是則生非虛生。死非真死。全是自作主宰。豈不逍遙大宅。孤不偕諸人。皆是亡身不真者。役人役適人適而不自適。其適有生亦能不悅。有死亦能不惡。然於去來之際。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三

憑人主張。則未能儻然。則便非真知。則是以人助天。則便不能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以身驚知。而知不能衛其身。以知役身。而身不能善其知。殘其天年。而中道夭。何怪焉。

道在稊稗。寡昧之士不距也。雌而不雄。與雄而不雌。均之無卵。故不自予雄也。賢士不羶名。安所買之。而安所鬻之也。過而勿悔。信心而行。卽小有出入。而心無疚也。當而不自得。當乎道矣。而不敢自認爲是也。登高不慄。心與空俱也。入水不濡。將水洗空。空不着也。入火不熱。將火燒空。空不壞也。知而純乎天。知之



能登假於道也。登假卽登遐。言識見高高無極。而與道冥也。其息深深。息者滅息。又生息也。妄從息滅。真從息生。踵者元氣之自起。胎息之謂也。屈者屈於說服者。服其義。我有義而彼義更勝。不得不服矣。強詞何益焉。物從無始來。未始有始。從何立命。何可忘也。物歸同盡。任運自然。可爾。一切熊經鳥申。房中爐火。藥物。戀生之魅。故勿求也。天之生我。也。并以其貴於生者付我矣。貧兒而獲寶珠。何勿喜焉。復如復命之復。天如是以命之。而我如是以全之。寶珠無恙也。何不復焉。樂通物。則爲物役矣。何以聖也。煦煦之恩。非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四

仁也。人心有時。生時於心。也不探時。于心。而探時於天。養心者。淺矣。故曰。非賢卽下文以智爲時也。利兮。害伏。害兮。利伏。止見一邊。是忘半矣。非君子也。已以沽名。名至而費已實多。非愿士也。日月得道。以存霜露。得道以亡。存與亡皆真也。相刃相刺。不亡以待盡。存亦一不真。亡亦一不真矣。不翅爲陰陽役。而且爲人役。辱何如之。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

謹元春曰  
刑禮顛倒  
用先王用  
刑制禮初  
心彼此老  
識破矣讀



此者須看  
其眼所  
在

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開也。挽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形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耶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也。一其不一也。一其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其爲勞生亦甚矣。其狀義而不朋。十一句。專狀自適其適。從容自得處。非漫言也。以刑爲體。非刑罰之刑。乃金刑水囚之刑。西方嚴肅氣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五

也。語曰。人無春氣。無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無以肅物而立嚴骨。氣脆弱。便爲物情糾縛矣。綽乎其殺。言物物對之以殺機。所謂殺生者不死也。以禮爲翼。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天下不敢先而敢後。謙之所爲。百谷王也。以知爲時。決幾於我。而造化生心。所謂後天奉若先天。弗違也。以德爲循。循者足緣也。縮縮如循。不見其行而行至矣。所謂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而人以爲惟勤。乃行也。方且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嗒然身世兩忘。又何有好不好哉。好之也。一無好也。弗好之也。一無惡也。其一也。一無不一也。其不一也。一無



譚元春曰  
天定勝人  
人定勝天  
是末世澆  
薄語

乎不一而并無一也。天爲徒者。天勝人。爲徒者。人勝。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便屬相勝。天與人兩忘。而兩不相勝。超天之外。而獨觀乎無始。豈非騎日月挈宇宙。主張浩劫。而遊乎無竟之至人哉。

好義多情。而不朋落穆。自遠不混。光塵也。中心餒者。易屈服以承唾。不足而不承。虛其心。實其腹也。觚而不堅。圭角稜然而圓用之也。虛而不華。孕冲虛而守其朴。披葛懷玉也。邴邴若喜。邴邴火焰色。所謂顏如渥丹。常自開霽也。崔乎不得已。無心應物。而物自爲應。若有物崔之者。然濇乎進我色。寧靜而神王。向榮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六

之色。進而迎人也。與乎止我德。與物同春。而不遇春。以濫也。厲乎似世言。酷似世人行徑。呼馬呼牛。惟所置耳。勿與忤也。警乎未可制。我大而物小也。連乎似好閉。善閉無關鍵。而不可解。括囊無咎也。悅乎忘其言。恂恂不言。目擊而存。遊何言之天也。此十二句。只虛描真人之狀。若此。如鏡中人。非真非假。若善呼之。鏡中人亦能解應。不善會之。真人落鏡背久矣。

生死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



譚元春曰  
藏舟一段  
情奇境險  
思幽氣逸  
如忽入山  
水難返處

物所不得  
逝不復多  
劫輪迴中  
盤旋

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  
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  
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  
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  
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遁。若  
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  
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  
爲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  
命。天與情。只是一物。人一受成形。死案已立。所謂鹿  
生於山。而命懸於厨。是之謂命。其去來壽夭。反覆始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七

終之不定。有數存焉。是之謂天。囿於不得已之中。千  
變萬化。不自主而惟所推移。是之謂情。乃物乎物者。  
之情。非物之自爲情也。之道也。本乎一氣之初。以父  
我而簡其親者。謂之不孝。立乎無極之尊。以君我而  
褻其尊者。謂之不忠。夫忠孝之所起。豈非求道之極  
則哉。然則善吾生。善吾死。所以善事父。善事君也。今  
夫魚窮而洊沫。不若兩忘於江湖。非桀而譽堯。不如  
相忘乎道術。魚陸者。窮通之喻也。堯桀者。脩短之喻  
也。慰藉於自窮。自通。何如并窮通而化之。排遣於自  
脩。自短。何如并脩短而忘之。何也。藏乞人於侯王貴



撈嚴云若  
有人証圓  
覺者十方  
虛空一時  
銷實此乃  
一人之虛  
空銷實非  
人人有分

也一人將  
業鏡臺敲  
碎則一人  
獨跳出輪  
迴磨子如  
是如是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八

賤猶存藏。殤子于彭祖。壽夭未化。藏侯王於侯王。藏  
乞人於乞人。而窮通齊矣。藏彭祖於彭祖。藏殤子於  
殤子。而脩短齊矣。然則藏生於生。藏死於死。而生死  
不已。善乎。故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猶之藏  
舟於舟。藏山於山。也有藏卽有遯。無藏矣。又何遯乎。  
雖然。天下者。生生死死之天下也。人人有一生。一死。  
人人各有一天下焉。一人一生而天下與俱生矣。一人  
死而天下與俱死矣。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輪旋不停。  
有如電轉。由是觀之。藏今日之天下於後日。而後日  
之天下已遯。藏明日之天下於後日。而後日之天下

已遯。然則藏今生之生。死於他生。而他生之生。死不  
又遯乎。何也以終古夜半。皆有力負趨之時也。犯今  
生之形。與犯他生之形。總不出五行搏挽。便總不出  
生老病死。死圈纒。曰。犯人之形。而猶喜之。曰。其爲樂可  
勝計耶。是毒鼓。醒人語。言歷盡萬死萬生。都屬浪生。  
浪死。喜則一時狂喜。愁爲萬古真愁也。語曰。天地不  
仁。以萬物爲芻狗。人之犯形。其爲古今天地之芻狗。  
也不旣多乎。天地無恩。而有毒萬物。無樂而有苦聖  
人。知其然。遊於物之不得遯。而皆存。物卽生死之物。  
物之所不得遁者。無生無死者也。無有生故。雖千生

所謂生公  
教我爲人  
去只恐爲  
人不了頭  
此語千古



酸鼻當分  
鬼伯哭失  
聲。是常  
住真心是  
如生鼻孔  
悟此者便  
不離煩惱  
而入涅槃

譚元春曰  
善天二字  
妙

萬生而不能生此無生無有死故雖千死萬死而不  
能死此無死皆存者其無生無死者存矣可知有生  
死所以有趣無生死可喜何趣焉然則藏舟於舟又  
不若無舟之可藏藏山於山又不若無山之可藏藏  
天下於天下不若藏天下於未有天下之先之爲固  
也此直遊於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之初自我爲父而  
物皆子自我作君而物皆臣警圖乎傳大真人哉非  
了生死超三界之聖人其疇能之

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  
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九

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  
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  
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猗韋  
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  
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  
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顓頊得之以處玄宮強禹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  
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  
及五霸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  
而比於列星



萬物所係  
係言係命也  
今夫百穀草木麗乎土而其  
精皆託體於星星固百穀草木之精所係命也萬物  
亦然其一化者何也語曰物不窮於少窮於多其窮  
者一不足爾得一以清得一以寧得一以貞皆是物  
也然而并無一也無一而無乎不一不化而為萬化  
宰是其所待者與有情有信無為無形譬之雞卵雌  
雄合生者情也元精孕而為孚者信也抱之不以祝  
不以力不以勤而付之無心無為也豚豚自感而雛  
已成而所以感者無形也將成未成時隱有傳之者  
矣而誰為受之似有得之者矣而誰為見之故又曰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十

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此伏卵之說即體道  
之說也自本自根八句總贊道之生天生地不可思  
議然不可思議而又可傳可得得者何即得其所以  
生天生地者有得之而帝矣得之而相而仙矣得之  
而日月星斗山川矣若專以體道者言則有得於天  
者於人者於生前者於死後者或生成仙骨不脩鍊  
而飛昇或漸次勤脩遇尸解而証果品級不同得之  
工候亦異然到得道時自本自根同歸是物風之合  
風水之投水有何一異乎可得矣何以不可見自眼  
自見也今夫海有蜃焉借眼於蝦蝦去而蜃腐其眼

須知塵塵  
普匪遍大  
地皆如來  
五眼大士  
通身是眼  
未是奇特



譚元春曰  
腐儒便謂  
有聖人之  
道何用才  
爲莊子專  
掃此一輩  
周案曰須  
知大宗師  
非獨以道  
隆以才隆  
也仲尼自  
才難亦自  
負其才之  
意乎子祀  
七人政須  
於才處求

之纔見伎  
倆之卓越

非也。無論聖賢仙靈有眼。日月星斗山川皆有眼。在  
若無眼。日星山海一時變爲劫灰。何得清寧至今哉。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  
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  
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  
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  
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  
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  
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士

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  
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  
其名爲撓寧。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  
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  
孫。洛誦之孫聞諸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  
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  
之疑始。

學道須才。孕天地剛秀之氣。而獨儲其厚。所謂獅兒  
墮地。氣已食牛。才大如海。而水中之物。大小畢浮。是  
也。故聖人之道。必得聖人之才。而後可。外天下者。遣



學道須具  
有骨氣才  
即骨與氣  
凝結之秀

卽三才之  
精吸注而  
鍾者也英  
靈所赴座  
堅不摧可  
想其殺生  
手段

俗情也。外物者。除心垢也。外生者。捐委蛻也。陰識都  
鎔。心光迸露。自然潭清月來。水澄珠現。已朝徹矣。已  
見獨矣。已無古今矣。而何生死之不了乎。此如剝蕉。  
層層脫去。直至見心。至無心可剝。乃已。曰三日。曰七  
日。曰九日。曰朝徹。總見悟道有期。若剖竹鏹。纔過數  
寸。解不畱手矣。正見道與才相得之妙。殺生不死。生  
不生。殺者芟夷之謂。口耳鼻舌色聲香味。生之器  
也。功名富貴田廬妻子。生之資也。聰明才藝智識文  
章。生之靈也。悉芟夷蘊崇之外。身而身存矣。不則戀  
生。適以傷生。故曰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爲物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三

卽生死二字。將此泡幻生死。任人世自將自迎。自成  
自毀。而實何將何迎。何成何毀。與造物波流。梯靡而  
未始出其宗。故名爲攬寧。攬之而彌以成也。昔有僧  
托鉢歌姬院。或非之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卽攬寧  
後成之意。英靈漢。須於利欲得失場中。戰勝一番。方  
証大休歇田地。得道之後。任他塵擾。彌天總是臣心。  
如水。非聖人之道。神乃聖人之才。大也。總由天資英  
卓。脩鍊功深。所以證聖。否則欲借門外之寶。爲己有  
得乎。耳未圓通。聞無是處。聞諸副墨八句。以聞誘聞。  
卽以聞。刻聞也。前曰不可見。自眼自見。此曰不可聞。



譚元春曰  
好定交光  
景丹難白  
酒何處下  
拜又曰如  
此尋朋孤  
甚

周家曰解  
結須聖人

之才楞嚴  
世尊結中  
為免教阿  
難解法如  
是如是又  
曰須知天  
地有神力  
趨負生死  
子祀等七  
人有神力  
負趨無生  
無死所謂  
神力者聖  
人之才是  
也

自耳自聞從聞思脩入三摩依稀如是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  
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  
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  
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  
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蹠蹠而鑑于井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  
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  
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鵲炙浸假而化子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三

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  
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  
所謂懸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  
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  
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  
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  
乎以汝為虫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  
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  
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



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無爲首生爲脊死爲尻以無爲生之始以生爲死之始以死仍爲無之始晝夜相代輪旋不停此正無首無尾不作首尾見也相視而笑彼視生死一笑已耳子與之病陰陽沴氣所干然而病者死之趨也人至死時忙亂無主而坦若無事彼直以病者自病耳予何與焉四大匪堅化爲異物子與之爲雞彈輪馬與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十四

將此身放  
入衆生中  
看覓一草  
一木一蟲  
一蟻莫非  
己身亦復  
誰是己身  
者正如世  
尊于胎中  
現勾鎖骸  
骨徧滿三  
千大千彌  
勒手七寶  
神杖攬勾  
鎖影聽彼  
骨聲時

子來之爲鼠肝虫臂其不能逃陰陽之命一也子無所不在雞一子也彈一子也輪馬一子也鼠肝虫臂一子也前子非今子非昔子後子亦非今子是子而予是子非子而非子亦是子何也萬物莫非子也達觀者以子之病爲雞之病輪馬之病鼠肝虫臂之病亦何不可而又安所置得失哀樂於間哉彼近吾死而我不聽非必病之時也百年瞬息光陰電抹如牽羊入屠肆進前一步皆近死之時耳人不能趨去日爲來日又安能挽近死爲不死乎迺有握粟出卜祈禳走顧生前鍾鼎死後豐碑石槨機輪珠襦玉

兩丸如電  
二鼠咬膝



梁朝老宿  
云我受生  
以來利那  
利那念  
已死看得  
此身步步  
已死臨死  
自然快活  
又何多事  
哉

譚元春曰  
撓挑無極

何其肆橫  
與背負青  
天莫之天  
關同一關  
落無人鵬  
之別又曰  
以死為歸  
冥中其家  
也以死為  
央疾潰癰  
鬼伯其醫  
也愈說愈  
快消人怖  
畏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五

匣死則死耳而無安命靜聽之心猶乎悍也悍於父  
母謂逆子悍於天地謂災人不祥之人與不祥之金  
等耳金之犯金好醜鈍銛惟所遇之人之犯人貧窮  
壽夭惟所置之必為鏤鏤是悍金也人耳人耳是悍  
人也欲久視於世而敢盜造物之權以自予君子以  
為有鏤鏤之心矣成然寐遽然覺成然熟寢貌遽然  
驚醒貌一覺破終身之夢一燈破千年之暗寧待晷  
刻哉貪生畏死英靈子亦是芒人生寄死歸頑鐵漢  
亦居覺位然則四子之莫逆與造物莫逆故善也耶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

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  
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  
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  
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而  
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  
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  
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  
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  
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周案曰有事猶之無事定與不定俱定矣

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始終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六

禮者飾哀樂之善物也有方內之哀樂有方外之哀樂方內者以引年可樂送死爲哀方外者以人間可哀反真爲樂然則擗踊哭泣賵贈啗弔方內之喪禮也鼓琴編曲臨尸而歌方外之喪禮也達觀者以死爲決疣潰癰是死可賀不可弔也夫哀至則哭樂至則歌豈有常哉禮非強人之物亦貴得其意而已故曰是惡知禮意必如子貢言賓賓然爲俗禮以期觀美毋爲返真者鄙乎夫不敢以久客勞之不敢以多壽辱之不敢以附贅縣疣者久困苦之造物之遇我也有禮矣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聽其近吾死而不敢



心卽是禮  
意編曲鼓  
琴瑟知三  
人之心也  
子敬子敬  
人琴亡矣  
將母琴張  
諸人失笑

周宋曰四  
大虛幻便  
如大海一  
萍何者是  
我何者是  
親何者是  
物然亦須  
有析骨還  
父析肉還  
母手段乃  
得

悍我之遇造物也有禮矣。顏色不變以安已。神編曲鼓琴以娛彼靈亡友之遇我與我之遇亡友也有禮矣。交有禮以相成。不知禮之適我乎。我之適禮乎。兩忘而化於道。死者與存者依然莫逆之心也。夫穿池給養。何如相忘於江湖。無事生定。不若相忘於道術。方內之與方外。豈不遠哉。故夫人之君子達觀者所弗取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衰。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彼且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情事。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古往今來。皆情之使也。然情有造人之時。人無住情。



母子等是  
歸人便當  
以泉臺為  
鯉庭烏用  
是斯須哭  
泣為乃知  
生孝死孝  
俱第二義  
也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太

之所試觀子祀四人友善修焉稱病子桑戶三人友善俄而報仆可知莫密於朋友有萍散之嘆莫親於母子有緣盡之悲母死而不感不哀簡緝禮存孩性所謂善喪也狔之乳其死母也少焉恂若棄之而走孰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乎生死一氣母子一體焉知生者是子死者是母母先我死我後母亡也且我也與親皆物也則亦皆安於所不知之化已矣化與不化又惡乎測之化無不之鼠肝虫臂吾親在焉執鼠肝虫臂而哀號出涕曰吾以哭吾親也豈不繆哉夫萬代相送事理之常以未化之鬼哭新化之鬼非愚

則誣也且吾親已條然為歸人以順大父母而子必煩冤啼呼不令母之安歸親之生我也授之以性而我之事親也送之以情此孟孫才之懼喪吾親而不敢出也達觀者以生為夢死為覺人已覺矣而悼其不復夢豈理也哉吾與同皆夢中人也吾不知吾安知有物人指我為吾姑相與吾之詎知吾之所為吾者真耶妄耶今以夢中之吾汝而自認為真吾真汝則是指夢中魚鳥而以為真魚真鳥不可也然則自物言之有化不化自物物者言之惡有化不化哉去其化而可矣去其化而真母子出矣由是汰其損



心去其情死。尻輪神馬以相狎。寥天一。又何必過蕉園訪夢哉。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軼。夫堯旣黜汝以仁義。而剿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剿。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

南華真經影兒

卷六

充

曰。噫。未可知也。我爲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前數子無生無死。并無仁義是非之名。可謂遊於遙蕩恣睢轉徙之途矣。奈服仁義而言是非者之黜剿我也。然則欲息黜去仁義而可矣。欲補剿去是非而可矣。雖然。猶未也有心去黜而黜相不滅。有心補剿而剿迹宛然。無仁義可去。無是非可刪。又何黜剿之傷乎。整萬物而非義。無義也。澤萬世而非仁。無仁也。長上古而非老。雕衆形而非巧。無老無巧。卽無是非。



也。昔有僧問安心法者曰：「覓心了不可得，與汝安心竟。」夫覓仁義是非，不可得，與汝息黜補，覓竟矣。卽能自得師竟矣。意而子得師，至周穆王之世猶存。顏回曰：「同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同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同益矣。」曰：「何謂也？」曰：「同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同益矣。」曰：「何謂也？」曰：「同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墮體黜聰，離形去知，尚未是坐忘妙境。形木心灰，究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辛

成癡坐，必至同於大通。萬形吾形，萬聰吾聰。萬知吾知，我與天地萬物各同。此坐各不起於坐，萬物皆相見而相見，所謂坐忘也。同則無好，化則無常。游乎衆歡而我無愛物之情，振於日新而我無宿道之迹。聖人所爲，羨其脩而猶嫌也。與。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

周榮曰：命衰命外索，揆不得御，於索摸不遇之。又曰：到底琴聲如泣如



周榮曰此命字只在夜眠曉起着衣吃飯中諸聖賢口掛壁上不能拈出腐儒說數說理都是鴿臭布衫不堪重著此命故在命無命之外莊老自注可參也

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者。命也夫。

就人歌哭中。提命字喚人。其旨淡以長。其聲哀以促。足令無言自省。父母天地。都在生死一氣中。求其爲之者而不得。卽是命。非有一命在。而爲我爲之。爲我求之也。况歷劫則天地壞。大限則親壞。是則天地父母亦各不能自主。而嫌其私貧。我豈不繆哉。况其在生死之際也。此命天地父母俱囿其中。始之終之。而實無終無始。所謂頭脊與尻之代爲首尾。命詎有首尾乎。前曰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此曰求其爲之者而不得。善知天。人者。善知命者也。探人事之故。分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六

三

寸無爲。覓造化之權。纖毫不立。此可怡然於生死之際矣。然則遽窺莊爲安命之學乎。又非也。寓言曰。莫言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如鳥遊於空。而鳥豈能知空之妙。所以爲空哉。似若有意也者。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命之理。斯全所云大宗師者何。師命而已矣。師命故在安命之外矣。

又總論

生死事大。莊老七篇中處處言之。煩絮重複。幾成戲論。此篇獨拈出不生不死一種道理。非另具隻眼。不



能。了。知。殺。生。者。不。死。生。何。以。殺。乎。聖。人。之。才。殺。之。也。  
語。有。之。譬。如。利。刀。若。以。割。泥。終。不。成。就。以。聖。人。之。才。  
了。決。生。死。自。然。一。刀。兩。段。篇。中。三。日。七。日。九。日。因。緣。  
時。節。還。須。次。第。鋸。到。繩。斷。大。宗。師。消。息。遽。然。遇。之。矣。  
至。此。便。知。世。間。一。切。貧。窮。壽。夭。生。老。病。死。如。夢。如。幻。  
而。卽。夢。幻。都。成。實。相。直。是。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前。一。  
句。稱。之。爲。真。爲。卓。殆。卽。所。云。大。宗。師。耶。此。中。何。處。着。  
一。命。字。言。命。以。自。誘。耳。覺。子。興。諸。人。臨。尸。歌。哭。亦。爲。  
多。事。遊。于。物。之。所。不。得。趣。而。皆。存。又。何。必。向。輪。迴。磨。  
中。覓。坐。位。哉。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向。子。桑。戶。惻。懷。眼。

裏。拾。取。眼。光。相。視。而。笑。也。悠。然。天。地。之。前。矣。俗。儒。將。  
此。命。字。深。說。淺。說。都。是。都。不。是。求。其。爲。之。者。而。不。得。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自。哭。自。歌。自。疑。自。詰。問。之。父。  
母。而。不。得。問。之。天。地。而。不。得。問。之。琴。而。於。聲。之。前。聲。  
之。後。聲。之。內。外。噫。然。若。有。以。荅。我。者。殆。卽。命。之。消。息。  
也。耶。雖。然。此。消。息。畢。竟。何。物。乾。坤。一。片。雪。若。遇。聖。人。  
之。才。應。知。紅。爐。無。剩。冰。矣。吾。於。此。篇。直。作。一。種。西。竺。  
奇。書。讀。而。愁。山。老。人。亦。目。莊。子。爲。初。禪。知。言。哉。



南華真經影史卷之七

古橋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男 案展臣參評

六世孫

躡潛以清

七世孫

東櫺椅楨桂材楚榮相榦

重校刊

應帝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七

一

出于非人  
離鬼道入  
人道矣然  
而人道盛  
衰轉盼入  
于非人始  
合乎天即  
立不測而  
遊無有之  
境也

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治亦有鬼、道人道天道焉、夫治天下者、豈非以人治

人哉、詭之而非人、則鬼矣、化之而非人、則天矣、故治

一也、而有出于非人者、有入於非人者、出於非人、古

治也、入於非人、并古治而忘之、所謂遊於遙蕩恣睢

轉徙之途也、若夫藏仁以要人、上日以仁義為美、而

暴之為名、下日以仁義為美、而要之為利、持餌釣魚



隆古聖人  
入鳥不亂  
羣入獸不  
亂行我一  
鳥耳獸耳  
鳥獸以我  
爲非人也  
觀後壺子  
食氣如食  
人光景可

想至人心  
境便是帝  
王玄治

周榮曰就  
魚鳥寫出  
哀世民情  
危懷蒼涼

持。羶。集。蟻。古。治。之。日。替。何。怪。焉。識。者。以。爲。牛。馬。之。適。  
不。如。矣。何。也。牛。馬。不。知。所。謂。仁。義。也。則。不。以。其。心。  
爲。仁。義。要。也。夫。不。知。所。謂。仁。義。則。牛。馬。貴。矣。不。以。其。  
心。爲。仁。義。要。則。治。牛。馬。者。亦。貴。矣。牛。馬。與。治。牛。馬。者。  
兩。忘。而。化。於。道。荷。簑。荷。笠。之。時。有。太。古。焉。雖。然。一。  
已。爲。馬。一。以。已。爲。牛。以。爲。已。入。於。非。人。而。未。也。以。知。  
之。必。信。德。之。甚。真。也。知。必。乎。信。而。未。忘。乎。知。德。必。於。  
真。而。未。忘。乎。德。視。造。物。之。無。心。猶。遠。也。故。爲。治。者。又。  
必。入。於。非。人。而。後。可。夫。出。于。非。人。人。而。企。乎。天。也。入。  
於。非。人。純。乎。天。矣。以。無。人。相。并。無。非。人。相。也。猶。乎。牛。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七

二

之。非。牛。而。失。其。牛。馬。之。非。馬。而。失。其。馬。并。無。牛。馬。之。  
可。忘。也。此。莊。老。所。謂。曄。心。於。虞。泰。而。復。進。以。無。名。人。  
之。治。也。與。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  
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  
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蛟。負。  
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  
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鼪。鼠。深。穴。乎。神。耶。之。  
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虫。之。無。知。

古。不。易。之。謂。經。無。須。已。出。也。民。宜。之。謂。義。無。俟。樹。之。



式也。以已出經。式義度人。有治之心矣。以我治天下。而天下愈以不治。故曰。欺德。夫彎弓而射。多驚絃之。鳥鑿穴而求。多蹶機之獸。况彎弓以逢蒙。而鑿穴以。五丁。無有幸不幸者。與。然則治天下者。其於爲逢蒙。五丁。也多矣。出經。式義以爲標。而復加以居高之唱。天下莫不中毒焉。外乎正而使物自正。確乎能其事。而行乎無事。毋使鳥亂上而獸亂下。亦愛百姓乎。二虫也已。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七

三

譚元春曰  
厭字好去  
來自由

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順物自然。順物之私也。去私焉。乃私矣。天下自治。寧待我而治乎。

周宋曰寫  
出明王伎  
倆敗興。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

又曰以喜  
隨人者必  
有事使物  
自喜物自  
安其事而

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鰲。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



我無事焉  
喜滿大宅  
我無喜相  
也

活剝明王  
面皮明王  
曰我將吐  
面自乾奈

何

譚元春曰  
座上人識  
高瞻定顯  
出騎象峰  
獅手殺  
周案曰神

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  
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  
無有者也

嚮疾強梁英毅不撓也物徹疏明旁燭無疆也學道  
不倦好古無已也進明王於聖人何忝焉然如此而  
爲聖人不如其已以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之以聖  
人自苦也負聰明之資服稽古之勞受材胥之役以  
狗天下而究也形與神兩弊虎豹其文而以百姓爲  
之獵猿狙其便而以百姓爲之藉其於聖人也賤矣  
非賤聖人也賤其不能忘聖人之己與聖人所治之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七

四

物也功蓋不自己化貸民弗恃蕩然無名而喜滿大  
宅忘其爲聖人之己與聖人之民夫安所測之而安  
所有之山木篇曰豐狐文豹棲於山林然且不免罔  
羅機辟之患皮爲之災也剝形去皮洗心而遊無人  
之野又曰無形倨無畱居以爲君車送君者自崖而  
返君自此遠矣然則誰送聖人者乎汰胥易技係以  
爲君車君自此遠矣天下自此遠矣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  
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  
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



寒一段如  
走入石壁  
內令人無  
處着想祇  
有蹣跚彷彿  
嗚呼無懷  
葛天爲晚  
覽而已

矣。壺子曰：吾與子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  
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夫，故使人得  
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  
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  
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  
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  
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  
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  
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七

五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  
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  
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  
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  
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  
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  
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  
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

周宗又曰  
術上使倆  
有盡其人  
不可相無  
窮如是如  
是。又云  
食豕如食  
人。人畜一  
視也。學至  
待畜有禮  
而至矣。又  
曰：天下皆



家也與三  
驕對飲亦  
如是

以是終

獨雌不卵。獨見不成。自以爲道之非道也。超生死起滅之謂道。形骸者。生之器也。器卽着相。見濕灰而以爲死。見杜權而以爲生。見衡氣機而以爲生死之不一。齊見非真。見相非真。相然而猶有可見可相也。至未始出吾宗。不知誰何。無相可相。無見可見。能無失而走乎。醫經遊魚。雀啄濕灰。皆死證。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草木必着地始萌。萌乎不震不正。乎字拖下兩不字講。言并其萌而失之也。人身元氣爲主。不震按脉不動也。不正不起一念也。奄然無生機。可案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七

六

全是一團尸氣。故謂之杜德機。杜權則生機微著矣。權者。活物輕重低昂所生也。天壤卽天根月窟之意。一點元氣自消而息。品物未形。生機全動。名實未入而機發於踵。猶乎權懸于不用而駸向於有用。故曰善者機。老子曰。沖氣以爲和。又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太沖莫勝。沖氣希微如弱水。無力鴻毛弗勝也。衡氣機非生死兩平之言。天地間有生氣有死氣。有生死各半之氣。皆不外陰陽二氣。此之沖虛莫測。死者自死。生者自生。離生死二氣而超然陰陽五行之外。故曰衡氣機。衡卽權。前此杜權猶以陰陽爲權。此則



就裏對照  
人與非人  
從壺子毛  
孔中拈出  
虛泰世界  
如一水晶  
一流現

權衡在手不取權於二氣而自我爲權矣未始出吾  
宗卽大宗師之宗非古非今非人非我非生非死非  
善不善非權非衡連機都化入寥天一非有一宗而  
爲吾出亦非有一宗而待吾入亦在宗外亦在宗內  
故曰未始出吾宗也此時欲於宗外覓一壺子現前  
是此壺子所謂未始出於非人者是欲於宗內覓一  
壺子幾不是此壺子所謂未始入於非人者是人與  
非人之間不知誰者非壺子誰者是壺子如茅靡然  
隨風起倒無骨可持如波流然觸手皆散無形可執  
參至此不但壺子是誰連季咸亦是誰列子亦是誰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七

七

誰是相人者誰是相於人者虛而委蛇失其爲壺子  
已滅已失失其爲季咸食豕如食人失其爲列子是  
真是幻寫出游淡合漠真人心境至人治境兩不可  
思議令人緬邈空渺神遊無已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  
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  
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無窮一息萬劫無前後際也無朕天地梯米無巨細  
相也天之空體如是而如是以盡之故曰亦虛而已  
用心若鏡鏡無畱影之勞影無侵鏡之累豈曰我有



譚元春曰  
義皇前創  
子毒手反  
自以為報  
德美意真  
是可感可  
恨為帝王  
者不可不  
知此意  
周榮曰與  
渾沌同死  
便不能出  
于非人入  
于非人

七竅鑿而  
渾沌死七  
篇闢而玄  
牝亡既琢  
復朴谷神  
不死是北  
育真人之  
微旨與

以勝物乎哉其空體固不能為可勝爾空體無物者  
也。有物可勝物不能傷而我自傷矣德進乎日而治  
普德進乎鏡而治玄誰為拭鑑於溟滓乎哉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  
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  
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  
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將前兩非人一照便知渾沌受獄公案確然夫善治  
天下者無乎不善而勿之為善無乎不德而弗之有  
德也與之為嬰兒焉爾與之為蒙吉焉爾澹然素朴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七

八

而不以視聽食息之欲累天下故善也若夫待之甚  
善所謂藏仁以要人者非耶藏仁以要人而市德之  
心萌矣知德而是非之心岐矣報德而報讐之釁開  
矣思怨相傾于戈紛起儵忽之帝林立而世亂攪攘  
將乾淨世界流血滿宇雨粟鬼哭是所以為渾沌弔  
乎鑿竅而死亦自貽伊戚爾此慕古治者所為穆然  
於泰豆几蓬之化也與

又總論

應帝王者言本此而應之以為帝以為王也前六篇  
漏逗已盡不必更添注腳正如寒江釣雪於澹然空



寂中令人神遊無盡。今夫逍遙者不與天下也。齊物者以不齊齊天下也。養生主者愛以其身為天下也。人間世者順而與天下委蛇也。德充符者去一切知。孽工商與天下澹漠也。大宗師者先天地立根而藏天下於天下也。靜聖動王了無剩義。全身已縮入鏡中。而更欲索鑑照物。不反成鑿。竅之累哉。故曰亦虛而已。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鏡者虛而應物者也。鏡無應物之心。而物自取照。乃為善用。光帝王無應天下之心。而天下自取治。乃為善用。虛簡朴蕭疎。一筆兩筆。寫出有虞泰豆森然活現渾沌死復擱醒。不必。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七

九

向盤古氏月覓鼻孔矣。



南華真經影史卷之八

古橋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男 案展臣參評

東橋椅棹桂材楚榮相榦

六世孫

躡潛以清

七世孫

材重校刊

秋水附

周案曰從欣然自喜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八

一

中發出無窮歡喜

大悔亦大

喜多令人盡

多令人盡

杯水坳堂矣令我搔首河伯

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

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

旋其面目光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

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

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吾觀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

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壺不

可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虫不可語於冰者篤於時也

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

海乃知爾醜爾將可以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

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

周案曰知

醜亦是奇



人

周榮曰名  
理在天地  
間只一毛  
頭許真是  
帝王夷孔  
代渠受獄

一泓海水  
杯中瀉從  
簾箕眼裏  
出來

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  
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  
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  
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  
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  
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  
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  
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  
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聞之以爲博。此  
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八

二

天下者。大美之積也。古之爲天下多矣。彙萬天下而  
我受其輪。道莫大焉。然而知美之爲美。斯不美矣。君  
子無百年之身。而宿千歲之智。而終不以自多。知道  
之無窮也。水之大者。莫若海。然而非以萬川歸之大  
也。以尾閭泄之大爾。故運而不積。而能以常虛受萬  
壑之歸。語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夫流而  
不盈。水之所以爲信耳。孔之嘆逝川。莊之悟觀海。趣  
一也。非見海之多見海之不多焉。爾方存乎見少。又  
奚以自多。自多焉。累其多矣。道無多少。見多者以爲  
多。見少者以爲少。而多與少。道不受也。伯夷孔子。壹



昔人言儒  
門淡薄收  
拾不住讀  
此注乃覺  
昔語不誣

周案曰量  
無窮言毫  
末天地各  
自盈量而  
止乎其域  
小乎大  
無有是處

譚元春曰  
味量無窮  
四段明明  
指一逍遙  
齊物之路  
矣

道中之毫末耳。而適適焉尊大之。獎人則可。獎道則  
不可以。兩聖為至足而畫天下進道之心。其歸獄於  
聖也。庸有既乎。伯夷無論已。孔子之後更無孔子以  
孔為至足也。以孔子為至足而道受其罪矣。尊大孔  
子者。亦代受其罪去。其見孔子之見而道始大白於  
天下。莊之言若可駭。其旨則服物之偉論也已。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  
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  
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曩今故。故遙而  
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

百華真經影史

卷八

三

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  
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  
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  
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  
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大天地小秋毫。而天地秋毫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  
也。論物則有量矣。時矣。分矣。終始矣。量有多寡。而多  
寡難倪。太山託基於拳石。鈞金踞重於輿薪。則量何  
窮。今故有還促而遙。掇難倪。知前後無所而隙駒不  
停。則時何止。運有盈虛。而憂喜難齊。知得失之為塞



是子書中  
精閱語

周宋曰此  
與儼乎若  
國之有君  
一段依稀

馬則分何常。死生者險路也。而人人自爾。稱坦途焉。終之始之。新新不住。而無可定其為故。故坦也。大知所知如是。可以盡知乎。未也。餘於知之外者。正多耳。我之生。瞬息而我之未生者。萬古以瞬息求窮。萬古不惟失。萬古也。又失目前。贊舜曰。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現在之生。正前乎生者。正矣。後乎生者。正矣。若爭于時。而大小不安其位。迷亂失。是可勝既乎。夫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時者。天地毫末之精。華也。知蜉蝣不羨龜鶴之年。則須臾何歎乎。萬古知天地終歸劫灰之燼。則萬古何加於須臾。細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八

四

之為細。大之為大。正未有定耳。必剖析而分別之。豈不誣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麤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賡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其。妙。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譚云。涼。收。歸。整。時。許。參。譚云。云。皆。二。語。連。讀。○



似此尚  
有情形  
可並  
迹彼則  
無道理  
可求  
所為深  
淺殊也

譚元春曰  
小儒簿解  
之苦賢者  
責備之嚴  
一時掃盡

分疏句字  
逐字精確  
如麻姑爪  
搔癢一  
痛快

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諂佞  
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  
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  
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大亦不盡莫大於海而六  
宇之外尚有滔汰之汜自大視細者不自細視細  
亦不明莫細於蚊蚋而有虫焉營巢於蚊睫生子無  
數以有精麤之可期也不期精麤無精麤矣夫人之  
行亦何精何麤愛人害人之始也不以害人之道愛  
之至仁無仁也利之為物其氣焰以取之不為利矣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八

五

何賤門隸無欲而遊物外不妨乞升斗自活也欲取  
之姑與之讓者取之媒也弗爭矣何讓焉凡事屬分  
內以見義為擔以獨往為肩不借力於人務盡已力  
然可食而食之足矣不使食浮乎力也食廉矣而弗  
沽名也殊俗矣不辟異以異之者為同也從眾矣不  
賤諂佞以佞眾者化眾陰用而不以語人也是非精  
麤之莫得朕分之無可分倪之無可倪也今夫立木  
者立之脩而脩立之短而短立之有脩短而影無脩  
短擊鼓者扣之洪而洪扣之細而細扣之有洪細而  
聲無洪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而壹歸諸大人之無



關尹六符  
五釜無此  
精妙

譚元春日  
差趣功分  
了了洞觀  
逐段精確  
然莊文妙  
在不甚確  
方可想像  
神理

周榮曰蚩  
尤鑄兵夏  
桀造城與  
仁義同功  
古來功罪  
聖人亦不  
能執定况  
恆人乎又  
曰幸觀免  
桀桀非誰  
堯是非誰  
定况凶暴  
仁義或以  
釀禍其為  
爽德有星  
淵之異乎

已故曰約分之至也。有已故有分。無已矣。無分可歸。  
故約也。脩短者影之分也。洪細者聲之分也。去木之  
已而影之脩短亡矣。去鼓之已而聲之洪細亡矣。故  
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  
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  
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  
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邱山也。則差數觀矣。以  
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八

六

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  
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  
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  
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  
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謹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  
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  
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  
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邱山。言殊  
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  
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



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

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

定目

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

周云成王敗賊原無

物無貴賤，道無貴賤也。璧玉糞土，絲組菅蒯，物無貴

也。道在稊米，道在尿溺，物無賤也。自貴而相賤，居美

而嫁醜於人者，恆物之大情也。貴賤不在己，蘭而擠

之艾玉，而題之石，談者為價也。除日無歲，除尺寸無

尋丈，果且岐大與小乎哉？并吞之與封建，反也。楚瞳

之與漢高，反也。而削平羣凶為帝王，先驅相犄，則皆

罪相需，則皆功也。堯桀者，白黑之喻也。白誚黑為非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八

七

黑亦誚白為非，然果是乎？然果非乎？差數也。功分也，

是非也。總道中物耳矣。惡乎分之而惡乎定之？掬水

剖月，而謂月可剖，豈理也哉？且夫讓一也，而或以之

帝，或以之絕，爭一也，而或以之王，或以之滅。堯舜貴

大於唐虞，而賤於燕辟。湯武貴大於殷周，而賤於楚

孽。豈昔貴而今賤哉？時之賤者，不能為勿賤也。時者

所謂寒暑往來之代為帝也。師時而得堯舜焉，師時

而得湯武焉。師讓而堯舜爭，而湯武是子之受堯

舜之傷，而白公中湯武之毒也。故曰：義勇任讓，道德

之大美也。當時而用之，謂之善；非時而用之，謂之惡。

神理險與  
復錢則危  
刻如讀秦  
以前未燒



譚元春日  
南華一書  
每將庸人  
先占得高  
淺人先得  
得深纔留  
得地步與  
至人也何  
伯曰我何  
爲乎何不  
爲乎海若  
不能更下  
一轉語又  
曰浩浩蕩  
蕩蒼蒼茫  
茫蒼蒼洋  
范我我洋  
洋移情接  
性使

貴賤大小無有常家自古以然又何怪焉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  
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  
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  
乎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  
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  
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  
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  
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  
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南華真經影尺 卷八  
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八

由前言之雖有大聖不能違時時也者天地之智萬  
物之師也時之趣我則時爲我矣我之趣時則我爲  
時矣夫時可爲而不可爲也無心焉而可反衍衍寬  
也貴之趣賤賤之趣貴反覆無盡貴賤之途寬矣拘  
執不通是迂途以窘步也天之施我也何多少之有  
不貪其餘所以安分也行莫非一也而無一行之心  
若執一而行舉一廢百而玄同碍矣無私德者一如  
王布吉書而兆心咸食其藹淑也無私福者一如蜡  
飲而羣其福也無窮無畛域者忘我也我忘則我



在四方中。我忘則天地在我中。也。承翼者以爲恩也。其孰承翼。無所歸恩也。天地不齊於物。而物自受其齊。何短長之有。物有死生。而道無死生。其成也虧也。不壞者可恃耳。成何恃焉。有餘不足。天之置我位也。與位俱遷。而不留位於中。形何泥之。我之已享者。謂之年。今日而數前日。如數虛空矣。安得舉而貯之。運而方來者。謂之時。今日而埃來日。如蛇赴壑矣。安得繫而止之。運之盈虛也。氣之消息也。數之始終也。豈非陰陽之大趣哉。孰悍焉而抗諸天地一馬也。而馬之馳驟也。速於日。無動而不變。挾物之生者以變也。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八

九

無時而不移。挾物之生者以移也。夫物生也者。辭受取舍在其中矣。卽欲係心於爲不爲。而舍我無時舍時。無我消息盈虛。我之大身在焉矣。故曰。將自化。將此身縮入夢中。憑他蝴蝶生滅。將此身放入時裏。一任造物推移。

此段卽承上言。言貴賤大小。旣無可分。則我之自爲趨向安在。而不知道無不在。隨造物爲轉環。卽我之真趨向也。辭受取舍。總不外堯湯影事。夫世人豈必皆有天下。而讓之。而爭之哉。然而其爲時一也。多而千駟萬鍾。小而一簞一豆。其讓也。一以堯舜之讓讓。



之○其○爭○也○一○以○湯○武○之○爭○之○不○得○不○讓○是○堯○舜○有○  
讓○而○讓○之○內○不○有○堯○舜○也○不○得○不○爭○是○湯○武○有○爭○而○  
爭○之○內○不○有○湯○武○也○我○本○其○不○有○堯○舜○不○有○湯○武○者○  
于○以○居○心○于○以○應○世○而○其○於○辭○受○取○舍○也○不○已○寬○然○  
有○餘○地○乎○無○私○德○無○私○福○無○畛○域○至○消○息○盈○虛○總○是○  
形○容○心○如○太○虛○空○然○無○物○默○默○憑○造○物○轉○移○如○鳥○飛○  
空○一○任○縱○橫○滅○沒○而○不○知○其○鳥○路○所○存○如○揚○帆○絕○海○  
一○任○奔○放○疾○徐○而○不○知○其○帆○影○所○屆○舉○一○杯○酒○一○局○  
碁○見○堯○湯○之○全○身○而○不○設○堯○湯○於○中○如○是○可○爾○故○曰○  
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順○其○自○化○而○化○不○可○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八

十

爲○也○達○人○安○排○而○去○化○以○是○與○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  
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  
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  
之○也○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  
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  
德○踣○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與○時○推○移○而○已○不○與○時○也○者○人○之○教○父○也○然○壹○付○諸○  
天○而○有○諉○其○已○之○心○已○諉○而○不○能○愛○已○於○天○下○如○是○  
而○時○不○足○于○教○也○權○者○審○乎○物○與○已○之○會○而○絜○其○衡○



壞已於物而已不得全。壞物於已而物不得全。畸重權壞於物與已而道亦不得全。非道之不能全也。道執而不變。物物也。道亦物也。夫道也者。大利大害之原也。受物之害。害可言。受道之害。害不可言矣。故曰。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不受道之害。斯以不受物之害焉。爾夫安危去就禍福皆道也。執之皆物也。其爲水火禽賊一間耳。何則。知死於水火有命。自投於水火可乎。曰。察曰。寧曰。謹。胡變於未然而措慮於莫朕。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矣。天在內。人在外。天理之自然。謂之天。人事之當然。謂之人。容成氏

曰。舍日無歲。無內無外。所謂舍人事別無天理也。安外以全內。盡人以完天。人事得而天理與俱得矣。故曰。得在乎天。又曰。躊躇屈伸。原始要終而歸於極。居性命之全矣。由斯以觀。權非畜術以御物也。而鈔乎天與人之行之善物也。鈔乎天與人以神其變。斯無役物之勞而能相盡。而道常貴大於天下也已。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弗失。是謂反其真。上言盡人以全天。所謂冥漠之不足恃而姑自予權。



周家曰憐  
蛇一段正  
如乘羊車  
入鼠穴非  
意想所及  
又曰權

者妙乎天  
入之參也  
而總以完  
其天故又  
歸之天機  
之動  
譚元春日  
遺却憐心  
憐目使讀  
者但從風  
處雷想

者也。權者不以物害己。泥之似偏乎已矣。偏乎已以  
害天於害己也。庸愈乎。則又以其權予天。而可以權  
予天。而人失其所恃。機智盡而純白完矣。落馬首穿  
牛鼻。非害牛馬也。以全牛馬。爾夫落之穿之。而牛馬  
始用於天下。人之功乎。牛馬也。無以人滅天。無以故  
滅命。而天命始尊於天下。人之功乎。道也是謂反其  
真。豈以純任天哉。欲人之全乎。為天者而已。  
變。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蛇。曰。吾。以  
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  
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八

三

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  
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  
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  
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  
南海。而似無有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  
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躋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  
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  
勝者。惟聖人能之。

天與人之參。謂之道。道之行也。大力者負之。趨欲其  
勝之也。而不知其不可勝。其不可勝者。其天機之妙。



周家曰前  
海若七段  
如漁陽慘  
過段段緊  
拍末以遲  
同寬雅終  
之使人聞  
連無盡

周家曰夫  
子以彈琴  
當笑罵匡  
人嫁笑罵  
於陽虎更  
妙

譚元春曰  
古人雖不

焉。爾夫天機之妙也。而豈以形哉。飲食焉。寢息焉。視聽持行焉。而固已妙矣。夔蛇皆形也。蛇以無足行。妙乎形矣。猶乎形也。風無形矣。物皆能勝之。而不可勝也。小不勝為大勝。以不勝勝之。猶乎天機之妙焉。爾夫天機之妙。妙乎無心也。風憐目目憐心。惡知心。不憐無心也哉。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八

三

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聖人無死地。其曰吾命有所制矣。言命以自誘也。或曰。臨難絃歌。聖人之機權也。或曰。以為陽虎。匡人之餽辭也。皆不可知。總是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所稱以小不勝為大勝與。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



用岸然自  
序或在書  
末或在文  
中如天下  
篇是書末  
序也此等  
投落皆序  
藏文中者  
也書未成  
時流俗朝  
議想此等  
奇書猶甚  
看莊子預  
山馳河關  
天指地等  
語亦甚憤  
然矣

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  
之辨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  
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  
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  
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  
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趺  
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  
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  
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  
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八

古

周家曰莊  
老分明以  
海若自負  
太難爲井  
蛙耳然劉  
西闢人  
正不悞其  
罵也○又  
曰圍匡者  
窮通之喻  
也井蛙者  
大小之喻  
也神龜  
解貴賤之

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溢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  
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  
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且夫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蜚  
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  
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彼且方趾黃  
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  
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  
辨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  
獨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



喻也窮通  
貴賤有時  
大小無量  
隨地作海  
若觀匡甲  
孔琴井龜  
鱗海龜  
龜鱗龜  
腐鼠鱗  
鷄潭魚  
憐衆物之  
物亦隨地  
作天機想

局案曰前  
三段幾於  
罵魚樂一  
段樂然而  
笑矣

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喏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有一時之言，有一世之言，有千百世不死之言。夫道所以壽言，爾不知其極，而自適一時，屈天下之口以

自利，而昧大皇不測之義。我盡而言，與俱盡矣。夫大辨若訥，小言亂道，學步而失故行，未若安其拙之愈

也。然則擅東海之水，而自多其樂乎？又不可也。始於玄冥，返於大通。夫人有東海焉，固已反觀而具矣。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八

圭

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為楚相，豈便至死，總是縱心高蹈，不肯擔楚國之憂，與犢牛衣繡為犧，不若飲草服軌之喻均也。乃更有

以水濱一竿為釣國之餌者，莊子所為蹙然不安，而亟欲自白於後世者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

有鳥，其名鵩，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而飛於北



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鳴○得○腐○  
鼠○鷄○鷄○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  
我○耶○

此○亦○寓○言○耳○許○由○讓○天○下○而○逃○逆○旅○主○人○疑○其○竊○皮○  
冠○人○挾○自○爲○心○也○夫○仁○義○辭○讓○美○德○也○任○俠○之○士○往○  
往○侈○言○之○以○市○交○究○也○有○賣○友○以○自○爲○者○矣○莊○子○所○  
借○以○發○千○古○之○痛○也○若○夫○梁○國○嚇○人○我○不○受○嚇○此○莊○  
老○并○欲○以○梧○桐○練○實○之○高○療○腐○鼠○之○腹○與○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八

共

明月蘆花  
恍然象外  
妙悟者自  
得之

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  
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  
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此○全○是○兩○人○悠○然○會○心○機○鋒○相○奏○語○不○應○作○瘰○語○看○  
今○夫○樂○之○爲○言○融○融○洩○洩○若○有○物○焉○快○然○於○中○悠○然○  
不○容○已○而○已○得○之○人○得○之○物○亦○得○之○各○妙○不○言○之○喻○  
而○同○乎○玄○暢○斯○深○於○知○樂○者○也○人○有○饑○者○知○之○而○饑○  
彌○甚○夫○知○者○氣○之○精○者○也○語○之○人○而○感○然○不○安○不○安○  
而○與○同○饑○矣○然○則○饑○無○我○饑○無○人○饑○無○物○也○冥○之○知○  
饑○者○而○知○斯○全○矣○儵○魚○從○容○魚○樂○也○莊○子○知○之○與○魚○



同樂。惠子知之。與莊子同樂。魚之樂然。纔尋樂意。便隔萬重。以莊非魚。惠非莊也。安知知之非不知。而不知之非知。耶。全乎不知故知也。此循本之說也。以魚還魚。以樂還樂。而樂無之不化。魚化而爲莊。而樂無莊。魚化而爲惠。而樂無惠。莊惠復化而爲魚。而樂無魚。蒼者忘蒼。問者忘問。知者忘知。蕭然濠上而已。樂意滿濠上之前。濠上非駐樂之所。我自有樂。樂固非魚。魚亦點額而逝矣。至於樂忘其樂。而貴賤大小之見。窅然無着。讀秋水者。當作是觀。此段珍處。不在莊知魚樂。妙在惠子故意作莊魚兩

邊撮合山挑出樂之靈骨。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此一語。幾令人麻木。欲尋莊樂。杳不可得。以尋之者。奪之也。我非子。固不知子。此語還他噴地一醒。言我知子樂。亦如子之知魚樂。如是而已。如忠國師將他暗地一捫。便自通身汗出。復以奪之者還之也。然而莊子未始有樂也。豈惟莊子元無樂。魚之樂亦在何處。或曰。魚已化爲鵬。飛入南溟。或曰。魚已化爲蝶。縮入夢中。嗟乎。尋孔顏之樂。惟畱窓草邇。莊惠之樂。祇剩濠梁。昔鐵腳道人愛赤腳走雪中。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咽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試讀一



過覺莊惠一肚皮冷雪寒香狼藉濠上

又總論

天地間道理原無多子太白云旁礴萬古心攬之不  
盈掬此盈掬中泰山毫末安在裏許猶如無物故曰  
惟道集虛虛在而道不可勝用矣今有人焉閉目瞑  
坐卽如無身清夜聽聲舉體皆微空然之中非天地  
萬物之全身乎多寡大小見此中何處安頓仲尼之  
聞伯夷之義直大海中一滴耳舉世矜矜焉奉爲衆  
美之宗真是笑人看來莊老胸中有一口吸盡西江  
識見特借河伯問荅作一七發層層剝盡復如楞嚴

再華真經影史

卷八

六

莊老談權  
與孔老異  
道理上在  
老專要掃  
道理二字

七處徵心水涸珠出歷然迸露乃其大旨實在人情  
物理上一一簡驗一一勘破大小精麤貴賤是非種  
種分別見一切掃卻將通體要領獨歸權之一字自  
是解虎項金鈴手或問權何物乎今夫撓物澤物者  
風雨之權也行於不得已物得之以爲利而風雨亦  
無飄忽淫厲之病故一物之動而成兩物之歡行於  
不得已者天與人之湊也卽動吾天機者是也匡歌  
濮釣海黿鷁鷁以爲權亦可以爲天機之動亦何不  
可哉談至此真覺道理滿前水天無際鳥飛魚躍恁  
地親人魚樂一段正不須重將道理攪入閑閑冷結



使人穆然自遠。周子詮秋水竟。或請下一轉語。周子謂仍須問之。莊老始得。莊老夷然曰。末後一句不敢重煩海若。周與濠魚自領去也。



南華真經影史卷之九

古構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男 宋展臣參評

六世孫

踴潛以清

七世孫

東欄椅楨桂材楚樂相幹

重校刊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

南華真經影史

卷九

一

譚友夏云  
懼字盡情  
○似笑之  
快無比  
見善便是  
名根起人  
忌心  
譚云說得  
蘆中人敗  
興

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  
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  
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  
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  
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  
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  
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惜久憂不死  
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  
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爲善矣不  
足以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



譚云雅俗  
苦樂甚遠  
各率其性

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  
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之未知樂之果樂耶。  
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趨者。誣誣然如將不  
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  
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  
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  
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  
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蒞  
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  
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

南華真經影史

卷九

二

爲哉

兩無有哉。是雙挑。亦是雙喚。人莫貴於心樂。而形樂  
爲下。莫貴於活身。而活人爲下。然而。是之與非也。誰  
定矣。爲奚據。四句與屈子卜居同。蓋胸中先有不必  
卜者。而假卜以自寓也。自評自度。自詰自審。果善耶。  
不善耶。果樂耶。不樂耶。皆此意。非圖圖吞棗。不知酸  
淡者比也。富貴壽三者。華封人曾三祝。堯而三辭。誠  
不欲以奉吾形者。辱吾神耳。至於善三者之上也。而  
不知於殘形傷生也。更甚中利之毒者。淺中名之毒  
者。深也。或曰。捐生報主。烈士之行也。身之不活。而活



真令忠烈  
不堪回首

人彼固甘之不知所云活人者據他忠烈一念言之耳真能活人者幾人哉試觀子胥飲鑄鏤吳亦隨沼身之不活而人亦滅亡是乎非乎龍逢死而夏桀不活比干死而商辛不活文種死而勾踐不活皆是也人能以黃金鑄名不能以黃金鑄身人已交喪不留恨至今哉然無如誣誣不得已者何誣誣執念不化也富貴壽考并集一身自幸爲天之私人而亦知天之匿我甚者乃其苦我甚乎然則舍無爲果無樂矣而俗以爲大苦如之何蜣螂之轉丸也誠樂之也使易糞丸而餉以蘇合則大苦矣奪名利心而進以性

南華真經影史

卷九

三

命之歡豈有當乎由是言之無憂卽是樂纔尋樂焉不樂矣無咎卽是譽纔沽譽焉失譽矣孰得孰失誰是誰非無爲而虛室生白吉祥止止無事生定豈不超然蚤决哉故曰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幾存者活我之身也而不特活我之身也并與其人而活之蓋我不爭名以罹其酷彼亦忘殺機不至戮諫臣以怙惡而國亦藉以少延故活也天無爲一段總結人不可不尚無爲之業天地清寧而天地以無爲活矣萬物職職而萬物以無爲活矣人身一小天地天地萬物皆於我乎存其活機而我與天地萬物永活矣以



譚友夏云  
片時片語  
極凄痛

敬生

莊子亦用  
自勸自慰  
法

溫柔鄉千  
古英雄葬  
身命坑穿  
不直明眼  
入一睡

此言至樂何如哉何如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慫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人之者外之也。卽鬼非吾子之

南華真經影史

卷九

四

意也。巨室者何？莊子之達言亦大言也。卽以天地爲棺槨，以雲霞爲衣衾，以星辰爲飯，哈以日月爲弔客。以風颯雨泣爲哀挽，可不可也。死者自死，生者自生。兩存於天地之間，不亦適乎？且未始有生之初，無形矣。并無氣矣。假化而爲人，假化而爲妻子，達觀者視之，直芒芴間之物耳矣。爲男子而戀此芒芴間之物，其鄙已甚。况忘情知命如莊子者乎？昔孔子高在齊，朋友相聚，久臨別人爲涕泣。子高但抗手而已。人皆曰：無情哉！子高慨然曰：人生天地間，豈麋鹿也，而常聚乎？然則妻子臨死，戀戀哀號，必麋鹿也，而後可故。



夫哭重壁而冊痛氏者謂之痴隔絳帳而望珮珊者謂之惑佳人難再得而與同殞者謂之愚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冥伯之即古之葬墓猶漢所稱北邙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入崆峒禮廣成子回駕王屋啟石函發玉笈得九鼎飛靈神丹次遊玄圃禮雲臺先生授

可華真經影史

卷九

五

龍躡經役使龍虎謁崑崙拜天真皇人咨三一之道又之具茨事大隗適東岱奉中黃入金谷谿涓子千歲厭世於崑臺之上羣臣葬其衣冠鼎湖之極峻處也抱朴子云黃帝龍昇乃有橋山之塚是爲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休息也卽偃然寢巨室意介叔曰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觀化者觀冥伯皇帝之蟬蛻長逝也明指死者言以休爲遊觀棲止非是柳爲瘍毒未便是死徵然而形之爲累甚矣生者假借假借四大爲身如芭蕉堅秋至卽零腐爛歸土究成塵垢柳生特塵垢上又增一點耳何足惡焉生死爲晝夜



冥伯黃帝  
漣汝一杯

譚友夏云  
首一問甚  
深

有畫必夜。俄而暘谷。俄而崦嵫。能揮戈。駐日者。誰乎。  
觀化而化。及冥伯乎。塚。壘。壘。子孫不識。黃帝乎。仙人。  
亦死。而況凡夫。嗟乎。弔遼東之鶴。何日歸來。招橋塚。  
之魂。惟餘芳草。語曰。幾迴天上。葬神仙。達觀者。以爲。  
不直生前一杯酒。人亦可以自廣矣。彼妄覲古而無。  
死而涕。落牛山。支離叔不笑人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擲以馬捶。因而問之曰。  
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  
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  
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

南華真經影史

卷九

六

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  
者似辨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  
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  
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  
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瞋蹙頰曰。  
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此段言生之可厭。死之可樂。借以消人怖畏耳。不可。  
認爲實語。何則。以長生爲樂者。戀生之魅也。以速死。  
爲樂者。戀死之鬼也。戀死之與戀生也。庸愈乎。枕髑。



體而臥。莊亦一髑髏耳。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譚友夏云。首一問甚深。貪利欲之生貪也。貪長生之生亦貪也。語云。泰山之下多白骨。言尋仙之多誤人也。次則弔失國之君矣。次則弔齒劍之臣矣。次則弔敗卒凶人。又次則弔饑魂與髟骨矣。生人之累不越此數者。從然以天地爲春秋。從然恣肆自得。貌以天地之大開辟爲春。以天地之大劫盡爲秋。無春無秋也。南面王樂。總之以無累爲極樂事也。吾使司命一轉再借死後一段戀生怖死心腸。更一洗削。言此死千萬年直到底。則此樂亦千萬年受用到底。無少芥帶。

南華真經影史

卷九

七

也。昔生公虎邱聚石說法。有鬼竊聽。生公曰。何不爲人去。鬼吟曰。做鬼曾經五百秋。也無歡樂也。無愁生。公教我爲人去。只恐爲人不了頭。正以一身如窮猿入布袋。盲龜撞浮木。仍恐復沉。苦趣耳。苟真能居塵出塵。則南面王樂人鬼平分可也。若沾沾厭棄有。形。欣。戀。冥。適。生。不。了。死。亦。豈。能。了。哉。吾。將。起。髑。髏。而唾之矣。

以生爲憂。以死爲樂。合通篇看。纔見主腦。其曰生死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又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乃又曰。從然以天地爲春秋。人則瞬息消亡。



知此者當  
以弔顏回  
者弔閻羅  
適可

南華真經影史

卷九

八

鬼則千萬年不壞。則是歷春夏便短于晷刻。歷秋冬便長於太古。有此不均之四時乎。歷出機則迅如電。抹歷入機則遲至劫灰。有此單陰不陽之萬物乎。其曰南面王樂姑借骸自慰語以慰藉人之不免。骸者亦欲人人代分。骸之痛耳。釋典云人身難得。鬼壽不堅。昔畦仁倩死為神。白日其子見於途。追問之曰。為鬼死乎。曰。焉得不死。正如人方生方死耳。鬼死有知乎。曰。不知也。正如人死不知死。後之事快哉。斯言真可為羨。鬼壽者。項門一針。是則人為宇宙之薜華鬼。亦幽都之芻狗。吾曾作廣無鬼論。非真無鬼。

也。言生假鬼亦假也。故知泡影駐大年之彭祖何殊。南柯國裏登仙黃金鑄大力之鬼王等。是漆園夢中化蝶。必謂魂魄真而形骸假。何以鶴返千年。必謂人間促而泉府長蚤。是兔營三窟矣。言至此當令莊生失笑。髑髏哭失聲。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吾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以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



譚云與前  
告顏子爲  
人之所爲  
者人亦無  
疵焉同一  
老練語

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秦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鰕。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

南華真經影史

卷九

九

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古善諫君者。內度諸己。外度諸人。人能之。而我不能。不敢任也。我能之。而人不能。不敢出也。必酌其量之所受。而與之爲循。然後免強諫爭名之失。而君與臣交受其福。不然。而妄爲之損益。鳧頸短而續之。鶴頸長而截之。寧有幸乎。然則事君者。必顧其內存諸己者何如。若內求之而不得。君素無企慕古皇之念。譏譏者奚爲。語曰。遺腹子語以父。而不知無貌于心也。無遠古之貌於心。而違量以進之。不交疑乎。交疑則交拂。交拂則交惑。交惑而禍機伏矣。夫人期活身止。



譚云多少  
萬物只數  
此幾件又  
從得水則  
為隘一種  
小物說起  
真是不知  
其何想

耳乃不唯不足活身抑且不足活人而兩俱敗壞豈  
苦諫之心哉名止於實違實何貴空名義設於適不  
適何靳立義依實而從適順達而福持君臣交活而  
君臣交福矣雖然此亦勸為人臣毋徒以愚忠自苦  
耳為君者不能虛襟受益使人得量其淺深乃至懷  
善跼蹐卷舌而不敢進彼視君為何如者哉亦足羞  
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唯子與  
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子果歎乎種有幾  
得水則為隘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

南華真經影史

卷九

一

為陵焉陵焉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  
為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為虫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  
為蜺掇蜺掇千目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  
斯彌斯彌為食醢頤輅生乎食醢黃輅生乎九猷督芮  
生乎腐蠃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  
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髑髏曰百歲則舍形受形不知其幾焉知髑髏不是  
列子之前身列子不是髑髏之再世乎故曰惟子與  
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死未嘗死髑髏更為來客  
生未嘗生列子亦是歸人若果養乎子果歎乎養乃



歡養二義  
今纔天曉  
亦可知  
讀萬卷書  
也

南華真經影史

卷九

十一

靜存悠長之義。夏小正曰。夏多養。晝冬多養。夜唐鬼  
詩云。養風三十載。不覩羅衣香。又種蘭譜。禁蘭養風。  
皆是也。歡爲生人之樂。卽君臣父母間。里知識等。俗  
以養爲飲食。歡爲寂滅之樂。非是以爲。若果長寢而  
爲久滯之魂乎。子果貪生而爲不死之物乎。言汝死  
實未嘗死。子生實未嘗生。一任大冷變化。而各不自  
主。鼠肝虫臂。惟所遇之。卽下文皆入於機。皆出於機  
之說也。故隨繼之曰。種有幾。其意自明。終之曰。人又  
反入於機。結穴仍在人身上。所以尊人也。以人屬物。  
物凝而爲人。人莫非物也。攝物歸人。人散而爲物。物  
莫非人也。至於物莫非人。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者。  
安在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物有出入。而機豈有  
出入哉。若識得草木禽魚。皆是我之大身。一一皆是  
我妙明中之物。之流現。謂觸體眼光。從列子身中透  
出可也。

訓詁云。自濕化。言天地塵埃。爲息所吹。浮游水上。塵  
塵相縈。絲縷相結。欲生苔而未成者。名爲鹽。水得土  
氣。凝爲體質。名蛙蟻之衣。卽青苔也。蟻乃蚌蛤之類。  
其在阜陵。變而爲草。名陵烏。卽車前草也。鬱棲糞壤。  
也。陵烏得糞壤。化烏足草。俗呼墨草。烏髮方用之。其



根化鱗、鱗化葉、葉化蜎、蜎化蝶、蜎即蜎蝶別名也。蝶類又相化而爲虫，出於竈下，無皮無殼，狀軟若脫，若物之脫核者。然名雖掇伏土千日，化而爲鳥，名乾餘骨、乾餘骨口中流沫，化爲斯彌。斯彌爲食醢，即醋虫、蠓蠓也。食醢生頤輅，九猷生黃輒，腐蠶生督芮，皆虫也。奚羊之草，其根比連，久不生筍之竹，則爲青寧。奚羊、羊蹄草也。青寧亦虫名，自黃輒至青寧，皆因彼生此，不必自食醢。相生相傳，以至此也。相傳有老人見一虫，長五寸，後尚有寸許，是竹疑是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或言程乃豹之別名。延州人呼虎豹爲程，是也。

則三四寸之青寧虫，何以生得豹來？概付之未詳可也。總之天地之間，何所不有？天地之氣，何所不化？腐草化螢，朽麥化蝶，山蚓化百合，魚子化草，無情化有情，有情化無情，尋常變化不足論。晉書內庫一日聞雉鳴，檢視之，乃雉頭而蛇身，循其尾，則竹也。列子瓜老爲魚，述異記松生鹿，梓生牛，樟生熊，至若牛生人，鹿生人，猪生人，狼生人，馬生人，載在史乘，往往有之，不足異也。楞嚴經云：人死爲羊，羊死爲人，輪迴磨中，何所不可哉？語曰：靈魂爲人，鈍魄爲羽，虞姬化草，韓生化梓，僧化桐，復化蕁，又有僧愛醢，識神墮爲醢，鷄



又况虫豸禽羽蠢動蛸蛸之物遞相爲化出機入機  
可容思議乎

又總論

莊生豎義往往以天之戮民歸聖人以龍逢比干爲  
好名蓋借謗聖毒語勸聖人不善會之莊老之旨荒  
矣此曰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又曰恐  
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人  
生苦趣莫此爲甚借子胥以勸世之爲子胥者借顏  
回以勸世之爲顏回者若識得老婆心切便當代爲  
痛哭篇中兩插髑髏甚無倫次前髑髏大似弔強諫

南華真經影史

卷九

三

做人苦做  
鬼亦苦所  
以鬼亦有  
於泉室中  
脩無生者  
可知南面  
王樂亦是  
鬼爲水山  
太陽出時  
一湯燼燼

之子胥後髑髏大似弔天死之顏回也若曰人世塵  
勞死生兒戲古來烈士貞儒抱義千秋氣籠宇宙及  
其化爲異物恨滿一棺之土豈不悲哉人之生也戴  
一髑髏而來死也擲一髑髏而去寧獨胥以爭死回  
以天死哉黃帝也冥伯也莊子之妻也皆髑髏也方  
生方死方死方生出機入機輪迴劫中無有停息人  
身豈鬼身亦豈耳而死者乃欲以一丸泥封南面之  
樂於千萬歲不亦繆哉然則生是苦死亦是苦有何  
可樂不曰有無生無死者存乎故曰惟予與汝知而  
未嘗死未嘗生也莊老立言本旨漏逗盡矣雖然有



兩髑髏釋氏以生人髑髏爲臭髑髏死者髑髏爲金  
剛髑髏言情識俱枯也蓋情識既枯則我忘我忘則  
證大空卽自性真身是也亦旣無生無死矣又何須  
向鬼窟覓安樂窩乎昔仲興禪師一日持鉢子於法  
堂上空作掘勢霜曰作麼生曰覓先師靈骨噫金  
剛髑髏向虛空裏葬卻若有人拾得活身活人真消  
息便許覷面相逢南華至樂一口吞盡矣



